

吳先生精傳書經萬世法程註

武進

吳亮

纂

徽歙

洪翼聖

校

建邑

余彰德

梓

箱

禹貢一書其大務以治水為主其大本以敬德為主何也首

急焉故曰祖德大本也

禹數節水今已底于成矣而施功之初豈无其要哉彼以洪水為天下患

治之不无緩急也于是分別海內之地為九州之制則知何州最下治宜

先何州最高治宜后而治水之功可施矣然水勢激漫可見者惟山也于

是南山以相其便宜而水之蔽障者刊除以通之則知何水可入海何水

可入河而施功有定向矣九州一壑于區城无办也入于每州之中定其

山之高与其川之大則知何水屬何州之中何州受何水之害而施為有

定向矣禹之治水有要如此厥功之成有自故

意此節三句平看是禹始初治水緊要處故史臣揭之篇首皆重水上

土之分首即水地之由分木之除者即水患之由除境之定者即水

道之由定隨山川水一直說蓋山与封山不同蓋賈山只就每州疆界

所至之處各定其山水以為界限之別也蓋分土則州城办而水勢高

書經集註卷之三

蔡沈集

夏書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

是功

也

禹貢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

貢是時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

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校

數歲之中以為常則貢又夏后氏田

賦之總名今

文古文皆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分也分別

州也奠定也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也若究

之濟河青之海岱楊之淮海雍之黑水西河

荆之荆衡徐之海岱淮豫之荆河梁之華陽

黑水是也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

冀州其記至人之治冀州也蓋以冀州乃帝都之地君親之難有不容不
冀州急者故禹受命治水御先于冀不言疆界者所以尊京師示王者无
外之意也

意不言疆界者還重王者无外意
余州所至可見之說不用亦罷

既載即其成功何如冀州之水莫大于河壺口之山河流之所衝也則經
始治之以余其勢以折下流之衝焉

意謂八年在外始于此時而載豈始于此時也○冀州天下所當
先壺口又帝所當先道山云先岬岐矣然特相其便耳耳開壺之功
實自壺口始導河必先積石矣然特相其便耳耳開壺之功實自壺口
始

俞梁泉曰既者既畢之既对下梁岐則有畢此方及彼之意又有畢此
即及收之意下既修亦然

梁即由是而梁岐二山河水之所經也則治乎梁以及乎岐開其道以
順其經流之捷而異于是乎无河患矣

意蓋謂河云壺口在冀之西南乃河之下流梁岐在冀之西北乃河之
上流必先疏壺口使下流既通然後上流自余一句只重治河不
重治山

既修節冀州之水次莫大于汾大原汾水之所出岳陽汾水之所經也禹
既修節于大原也疏其末深辟其末廣而旧功已完自此而至于岳陽不
知其几山也亦皆修之既創新功以道河又因旧功以道汾則冀之水治
矣

意蓋謂河云壺口不可對自既載壺口至衡漳俱以治河為主汾水入
于河者下單不衡漳地近河故河治而余此句可治曰至者自此至彼
尚有所包也

置林節平地之在河內者有覃懷焉沫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致功
為道者也今惟河汾既治則禹功一施且如及去既以平治而底
績矣以至下衡漳之間凡以地名者水患皆去而與覃懷之功无異矣冀
川之土尚何有不平者乎

意蓋謂二句是冀州之土平亦根水治末至于衡漳者言不特覃懷底
績至于衡漳水旁之地亦皆底績也漳水出大隗谷為清漳出鹿谷
山在滹漳以其橫流入河故曰衡漳曰至于其間地之所包高下甚多

之地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
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為之紀
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故作書者首述之○
曾氏曰禹別九州非用其私置天文地理區
域各定故星土之法則有九野而在地者必
有高山大川為之限隔風氣為之不通民生
其間亦各異倍故禹因高山大川之所限者
別為九州又定其山之高峻水之深大者為
其州之鎮秩其祭冀州冀州帝都之地三面
而使其國主之也冀州冀州帝都之地三面
之東豫河之北八州皆言疆界而莫不言者
以餘州所至可見晁氏曰亦所以尊京師示
王者無既載也經始治之謂之載壺口山
外之意既載也經始治之謂之載壺口山
○今按既載云者冀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
水所始在所當先經始壺口等處以殺河勢
故曰既載也治水土之功之序則皆自下流
始故次交次青次徐次揚次荆次豫次梁次

雍究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後後禹言予
九川距四海濬畝自距川即其用功之本末

先决九川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以
又濬畝會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
下流以疏殺其勢讀禹貢之治梁及岐皆岐
書求禹貢之序當於此詳之

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
呂梁之巧崇竦河流激盪震動天地此禹既
事壺口乃即治梁也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
孤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於汾二山河
水所經治之所既修大原至于岳陽修因縣
以開河道也

修之也廣平曰原今河東路大原府也岳太
岳也在河東郡彘縣東山南曰陽即今岳陽
縣地蓋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大
岳東入於河此則道汾水也

于衡漳覃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大行之
西沫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方

厥土既平土之色性可辨其色則白然整而无瑕金不能必其
其州之皆壤而壤者居云也
意重中峰云教民樹藝非办谷土无以知其種因地制貢非办庶土无
以直其財故办土先焉然土宜之办虽因水土平未其实为貢賦
張本

厥賦即色性既办地利可只定其賦則惟上之錯以各州考入之摠數而
厥賦較其為寡固為第一等而或地力年分之不吝間有案出第二等
焉定其田則凡在王城之外屬之甸服者以各州土地之所宜而較其肥
瘠則為中而第五等焉言賦高于田者地廣而人稠也言賦先于田者
賦非出于田也
意吳曙谷云賦之高下以多寡為命田之高下以肥瘠為命此亦當以
先賦后田及賦高于田立意異州不皆田賦而土賦若園圃森林之
類亦在所征故言賦于田之先地廣人稠則田功高于人功故言高于田
而等也常出者為正間出者為錯字兼地力厚薄年分豐歉二意看

恒衛即又有成功於田賦之后彼恒衛水小而地遠向固未暇治者今則
既從其故道恒水東入滎水衛水東入滎河而無奔潰之虞矣
大陸地乎而近河向故未易治也今則已可耕治而與播種之利矣水之
至小者皆治則大者可知地之難治者且作則易治者可知以冀州之功
至是而終也
意集滿園云二句平
看俱本河治而然

鳥夷即由是而定其貢則所內之貢固已征于厥賦之中矣而海島之夷
畢賦方物之心于定其貢焉則惟皮服因地而取其有固非回其征求
之擾靈寒而修其具亦非肆乎珍玩之奇矣
意朱恭醇云黃皮服乃制之使貢非水上平而被自獻也北方地寒其
服用皮故因其俗之所有而制貢耳凡各州之夷皆是附州內者不
是絕域之夷

夾石即然受貢賦之未宜无道哉帝都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陸河為
通也故比方貢賦之未必自比海入河自海而南逆流而曲而西視碣石
在其右轉之問自是以遠河產河則遠帝都矣
意湯石士云以比境之貢道蓋北境之水既不去以通河而北海之未
亦不容以徑達惟碣石峙于河口而屹于海濱故貢賦之未必遵海
而南逆河而西視碣石如在右挾掖也惟舟之涉乎左故見山之峙

于河碣石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之
地蓋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
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
右也程氏曰冀為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也

洪水懷山襄陵之時而平地致功為難故曰
底績後漳水名漳水二一出上黨沾縣大壘
谷名為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名厥
為濁漳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厥
土惟白壤漢孔氏曰無愧曰壤顏氏曰柔土
曰壤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
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
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則夫教民樹藝與
因地制貢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然辨土之
宜有二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魯氏曰
冀土之土豈皆白壤云然者
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厥賦惟上錯

厥田惟中賦田所出穀采兵車之類錯雜
也賦第一等而錯出第二等也
田等五等賦高於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也
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至畿之地天子
所自治併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如
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

于厥上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
賦又按九州九等之賦皆每州歲入總數以
九州多寡相較而為九等非以是等田而責
其出是等賦也冀獨不言貢匪者冀天子封
內之地無所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恒衛二水
事於貢篚也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恒衛二水
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東入滎水衛水
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東入滎河從七其
道也高平曰陸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
地邢趙深三州其地也作者言可耕治水患
既息而平地之廣愆者亦可耕治也恒衛水
小而地遠大陸地乎而近河故其成功於田

賦之鳥夷皮服海曲曰島海島之
夾石碣石
夷以皮服來貢也

于河碣石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之
地蓋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
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
右也程氏曰冀為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也

于河碣石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之
地蓋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
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
右也程氏曰冀為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也

乎右惟行之折而西故見山之在其夾東西南三而距河故不盡其貢賦之道○凡貢道皆並黃賦言鳥夷皮服亦從豎道而未大海之勢莫

濟河也故下言治濟曰距河見充之西北受害也故下言治河曰濟河莫高山大川也曰兗州則教土在其中矣他州倣以東南是東南

意 充當河下流之衝水患最急故治冀后即治充也曰從濟見充之東南可虞也故下言治濟曰距河見充之西北受害也故下言治河曰

九河即其成功何如兗州之水莫大於河兗州之患亦莫甚於河禹於九無泛溢之害矣

意 九河三句既道者順禹新開之道河原是一條禹因此勢濬大開作九條以洩之曰九河者實其新名看來三句還當以河為主蓋充當

意 九條以洩之曰九河者實其新名看來三句還當以河為主蓋充當下流之衝水患莫大於此故九河治則雷夏水之止者安離沮水之流

意 九條以洩之曰九河者實其新名看來三句還當以河為主蓋充當下流之衝水患莫大於此故九河治則雷夏水之止者安離沮水之流

意 九條以洩之曰九河者實其新名看來三句還當以河為主蓋充當下流之衝水患莫大於此故九河治則雷夏水之止者安離沮水之流

意 九條以洩之曰九河者實其新名看來三句還當以河為主蓋充當下流之衝水患莫大於此故九河治則雷夏水之止者安離沮水之流

意 九條以洩之曰九河者實其新名看來三句還當以河為主蓋充當下流之衝水患莫大於此故九河治則雷夏水之止者安離沮水之流

意 九條以洩之曰九河者實其新名看來三句還當以河為主蓋充當下流之衝水患莫大於此故九河治則雷夏水之止者安離沮水之流

意 九條以洩之曰九河者實其新名看來三句還當以河為主蓋充當下流之衝水患莫大於此故九河治則雷夏水之止者安離沮水之流

意 九條以洩之曰九河者實其新名看來三句還當以河為主蓋充當下流之衝水患莫大於此故九河治則雷夏水之止者安離沮水之流

意 九條以洩之曰九河者實其新名看來三句還當以河為主蓋充當下流之衝水患莫大於此故九河治則雷夏水之止者安離沮水之流

意 九條以洩之曰九河者實其新名看來三句還當以河為主蓋充當下流之衝水患莫大於此故九河治則雷夏水之止者安離沮水之流

意 九條以洩之曰九河者實其新名看來三句還當以河為主蓋充當下流之衝水患莫大於此故九河治則雷夏水之止者安離沮水之流

意 九條以洩之曰九河者實其新名看來三句還當以河為主蓋充當下流之衝水患莫大於此故九河治則雷夏水之止者安離沮水之流

意 九條以洩之曰九河者實其新名看來三句還當以河為主蓋充當下流之衝水患莫大於此故九河治則雷夏水之止者安離沮水之流

意 九條以洩之曰九河者實其新名看來三句還當以河為主蓋充當下流之衝水患莫大於此故九河治則雷夏水之止者安離沮水之流

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故此三方亦不必書而其北境則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濡漳易皆中高而不與濟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

兗州 兗州之域東南挾濟西北距河濟河見導水 九河既道九河徒駭二曰大史三曰馬頰四曰覆舖五曰胡

蘇六曰簡潔七曰鈞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既道 雷夏既澤 澤者水所鍾也雷

者既順其道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所鍾也雷者既順其道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所鍾也雷

雷者既順其道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所鍾也雷者既順其道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所鍾也雷

雷者既順其道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所鍾也雷者既順其道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所鍾也雷

雷者既順其道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所鍾也雷者既順其道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所鍾也雷

雷者既順其道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所鍾也雷者既順其道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所鍾也雷

雷者既順其道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所鍾也雷者既順其道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所鍾也雷

雷者既順其道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所鍾也雷者既順其道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所鍾也雷

雷者既順其道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所鍾也雷者既順其道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所鍾也雷

雷者既順其道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所鍾也雷者既順其道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所鍾也雷

雷者既順其道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所鍾也雷者既順其道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所鍾也雷

雷者既順其道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所鍾也雷者既順其道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所鍾也雷

雷者既順其道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所鍾也雷者既順其道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所鍾也雷

雷者既順其道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所鍾也雷者既順其道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所鍾也雷

雷者既順其道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所鍾也雷者既順其道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所鍾也雷

雷者既順其道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所鍾也雷者既順其道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所鍾也雷

雷者既順其道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所鍾也雷者既順其道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所鍾也雷

鑿節 田賦既定斯貢法可行由是定其貢地宜漆厥木為条而漆有若夫織文則絲之業織為錦綺者也盛之於篚以貢于朝焉以是為貢亦因其地之所有而貢之耳

意 漆係固物產之貴而絲又可織為錦綺之文則尤為物之貴者故入于篚慎重也二句當串看漆器用絲服用也上句乃貢所產之物小民不敢私下句乃謹所貢之精小民不敢褻

浮節 大是貢賦之末果何道哉彼濟為河之所入則東南潮流而入于河故近濟者浮濟以達于河遠河則遠帝而惟貞之賦漆絲織文之貢齊此其畢獻矣

意 因水入水口處以舟行水曰浮濟浮潔隨其便也

海節 以記禹治青州之成功也青州之域大海環于東北青之東北則至于海焉岱山峙其西南青之西南則距于岱焉曰海曰岱青州之疆界別矣

意 青州乃形勝富強之區史謂秦得百二奇澤十二齊即是青州也

嶠節 青州之地有嶠夷焉地之遠者也惟水患既平則可溝可塗濬得之正可耕可耘悉規度之宜遠者且更近者可知而青州之上平矣

淮節 青州之水有淮淄焉水之流者也自禹功一施則淮水北至都昌入海淄水東至博昌入海流者且順止者可知而青州之水治矣

意 嶠夷二句并說既畧只是定疆界之溝塗意未便興作也註封於封不蕩水得並入海之故道也彼言嶠夷全遠以見近也獨言淮淄二水之外无余功也先土后水以狀土乃青州邊界之地无預於水也上句見成功之遠下句見用力之省其道俱作入海方典下註不相倍若出一句以入海入濟亦異

厥土節 水土既平土宜可辨由是亦其庶土谷上也其色則白非皆白也後其曰之少者命也其性則墳非皆墳也後其墳之多者命也由是亦其海濱之地廣漠无际而皆斥鹵蓋鹹地可為為鹽者也

意 自嶠夷出至此或云淮淄一州之患故其道而後厥土可办其白墳嶠夷東海之地故既畧而後海濱可办其廣斥

厥田節 土宜既亦而田賦可定于定定青州之田而為上下較之九州則居第回以其人力之備蒞也

意 音无水患故田賦皆近上

厥貢節 由是而定其貢益出于海則定其以鹽貢而可以供食用也綿出千岱則定其以綿貢而可以供服用也至于海所產之物錯大非一種則使之貢宴享有所備矣以皆制於通州者也岱山之谷有絲采河以供服則鉛松怪石可以供器用者則制以為貢若夫萊山之夷因水患之患海以畜牧為生而其所產者則有山菜之絲其制則常可以中琴瑟之茲可以供繒帛之用又使之盛諸篚以貢焉以制於隨地者也

意 道節要見所貢切用意凡貢不言所出之地者以一州所出皆可也言所出之地者此地所有或此地所出為良也嶠夷至鹽綿在

然後賦法同於他州此為田賦 厥貢漆絲厥

言故其文屬於厥賦之下 篚織文 貢者下獻其土所有於上也充地宜

古者幣帛之屬則盛以篚篚而貢焉織文者織而有文錦綺之屬也以非一色故以織文總之林氏曰有貢又有篚 浮于濟潔達于河

舟行水曰浮潔者河之支流也充之貢賦浮濟浮潔以達于河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達

河則達 海岱惟青 青州之城東北至海西帝都矣 南距岱七泰山也在今

襲慶府秦符縣 嶠夷既畧 嶠夷在登州之地西北三十里 畧經畧之封

也 淮淄其道 淮淄二水名淮水出琅琊郡箕縣北至都昌入海淄水出泰山

郡來至縣原山東至博昌縣入濟其道者水循其道也上文既道者禹為之道也此言

其道者之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林氏曰河濟下流充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楊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眾流之衝但淮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

省者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濱涯也海涯之地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 厥田惟上下厥

賦中上 田第三賦 厥貢鹽絲海物惟錯岱賦 第四也 絲泉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厥絲

所出綉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故曰錯畎谷也岱山之谷也泉麻也怪石怪異之石也怪石

之貢誠為可疑意其必須以為器用之飾而有不可闕者非特貢其怪異之石以為玩好

也萊夷萊山之夷作牧者言可牧放夷人以畜牧為生也歷山菜也山菜之絲其制中琴

瑟也

白墳而貢綿○申理泉曰惟白墳為平地之土故可因壞以定田賦惟

廣斥多海濱之土故可因土而貢鹽與海物也

浮 曰片貢賦之末何道也蓋青州之水東有濰湖而去濟甚遠也惟汶

水出原山之陽西南而入于濟濟水出王屋之山西南而入于河

故黃賦之末必浮舟于汶由汶達濟斯可以遠河而遠帝都矣

意 青河濰湖二水不言浮者以二水皆入海而去濟遠惟汶水西南入

濟陸河為便故浮于汶二水皆通源也不言遠河者因于充也浦水

上傳作入濟下傳作入海不入海為一水二傳異辭不知何故

徐州 即洪州徐州之成功也彼海岱惟青州也而徐州東至于海北至于

于海若止言淮海則應于揚故不惟曰海岱而曰及淮獨載其三也而徐

州之煙界始別矣

意 徐州之域東有海東則至于海焉北有海北則至于海焉南有淮南

則至于淮矣州境必有四至徐言三面而兩不言濟者以重見而畧

之也七州止二至徐兼誌三處者以應于青陽而增之也增以一而至

益明畧其一而至不亂矣徐州即今曲阜彭城等處也

淮沂 徐州之川浸莫大于淮沂以非水之流者乎惟流擊之功既施則

淮沂即徐州之害已去淮入于海沂入于泗而各得其治也

意 美聖有去徐之川莫大于淮、出胎簪山至淮浦而入海徐之浸莫

大于沂、出女山會泗以入淮沂入泗、入淮、會泗沂以入海則

淮沂較之又分大小此下四句只重歷言徐州水土平治之意而相因

之說特帝言之

蒙 沂又則魯山之功可施由是蒙羽二山地之高者自是水退而人

工可備載耕載耘而播藝之績有可與矣

意 凡山言藝者亦因山以表地名言是山之墟皆可藝藝、字典下底

平供有工夫但因水治則功易故云相因非謂淮沂又而蒙羽便

藝

大野 鄆徐州之澤藪莫大于大野此非水之止者乎惟瀆道之功既加則

之溢之災已息上流有所歸下流有所洩不奔而不潰也

意 上其藝者將去之詞此既藪者已去之詞合下東原句重濟水上蓋

大野濟之絕東原濟之徑向也濟水未治大野不得而藪東原不濕

而平今濟水既治故大野藪而東原平水之受濟者得其治地之近濟

者得其平也

東原 鄆大野藪則治地之功可施由是東原之地近濟之區者自是濟平

而土甘可復不墊不溺而地利之備有可期矣

意 底平者水患去而底於平其地狹卑濕沮洳未可越也東原較諸蒙

羽又為彼下

瑟之弦以為之繒其堅

勦異常乘人謂之山重**浮** 汶達于濟 汶水

山郡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蓋淄水出萊蕪

陽西南而入濟不言

連河者因於充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

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而西不言濟者岱之

陽濟東為徐岱之北濟東為青言濟不足以

辨故畧之也林氏曰一州之境必有四至七

州皆止二至蓋以鄰州互見至此州獨載其

三邊者止言海岱則應於青止言淮海則應

於陽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境始

別淮沂其 淮沂二水名淮水出南陽平底

也 縣胎簪山曾氏曰淮之源出于

豫之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泛濫為患尤在

於徐故淮之治於徐言之也沂水出泰山郡

蓋縣艾山南至於下邳西南而入於泗又按

徐之入有泗有汶有沂有濇而獨以淮沂言

者周禮方氏徐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沐謂徐

之川莫大於淮淮又則自泗而下凡為泗者

可知矣徐之浸莫大於沂沂又 **蒙** 羽其藝

則自沐而下凡為浸者可知矣

二山名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羽山在

東海郡祝其縣南藝著言可種藝也王氏炎

曰先淮後沂先大而後小也先蒙後羽先高

而後下也淮沂又而後蒙羽可藝事之相因

也 **大野** 既者大野澤名在山陽郡鉅野縣北

鉅即大也水蓄而復流者謂之

豬按濟水至乘氏縣分為二南為河北為濟

一水東南流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則大野

為濟之所絕其

所聚也大矣 **東原底平** 東原漢之東平國

者水患已去而底於平也又按東原在徐之

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太野東原

所以志濟也王氏炎曰太野豬而後東原平

亦事之相因也曾氏曰淮沂水之流者大野

也

也

也

也

也

厥土 由是而亦其土其色則純赤而非穆其性則精賦而墳起也微諸
草木進而不已業生而日積也草木且其地可知矣
意 主方麓云土黏曰埴土性之美者也而又墳起最易于生物故草木
漸包新進長也包業生也漸包不分日泥以草分進長木分業生
非是

厥田 由是定其田徐州之田以九州之土肥瘠而提較之則為第二等
非若維之上青之上下比也賦以九州之入多寡而提較之則
為第五等非若青之中上雖之中下比也而徐州之田賦定矣
意 黃蔡川云徐之上美故田居第二等而賦五等者生聚人工或未及
也又云徐土里沃壤地沈卑濕未可盡獲也

厥貢 以識徐州之貢也徐州之土色赤而五色之土亦有之是土也
以力貢其通州所出者大也羽山之賦更難出焉其羽可以中旌旄羽山
有之則自羽山貢焉嶧山之曰孤桐出焉其材可以中琴瑟嶧山之曰
自峰而貢焉泗水之濱有浮屠焉可以備音樂之用者也淮夷之地有蠙
珠璣焉可以為服飾祭祀之需者也其皆制之以為貢焉不特以也赤
黑色之幣為玄為蒼祭首服之用黑經白緯之縞素白之縞可以為去
即古之服皆盛之于篚以為貢焉以列產于隨地若也

意 土五色通一州所貢建社土封四字串看謂封諸侯即以其土俟
建社也如封諸侯於東方則分之以青土俟建社於國中而青土為
之禮南赤而白北黎中黃之類皆去羽賦以下是詳其地而供貢者詳
其地不責有于無貢其良不泛取其有以禮祭分蓋葉葉與嘉樂之器

也故水游羽賦取諸浮屠取之泗水而樂之用備矣祭祀之存食服飾
之制度禮之不可缺者也故取諸淮夷而禮之用備矣若出羽賦三句
則以羽賦可作禮下二句作樂蓋旌旄亦禮之縞也厥篚亦屬淮夷
淮夷即徐州境內之屬夷非外也夏字亦字正見良處夏取文明
之色孤取向陽之材浮取輕清之韻珠為服飾魚用祭祀玄里縞可為
衣以祭為端以齋為冠以為首服一物而三用者黑經白緯曰縞中曰
而禪則服之經緯皆白曰縞期與大祥則服之故曰皆去肉即吉之服

浮于 然貢賦之末東河道或徐水莫大於淮而淮與泗通者也由淮而
泗同於一道由泗而往分為兩途蓋泗之上原有淮焉淮乃河之
所出而入于泗者也故或自泗而上則由淮而與河通河之上原有濟焉
濟乃河之所通而合于泗者也故或自泗而上則由濟而與河合達河則
達帝都矣其水道之曲折有如此夫

意 淮與泗相連淮為下流泗為上徐州貢賦之末先浮于淮而流而上
即通于泗其始也自淮而泗皆為一道其既也自泗而往分為兩途
源記二通皆溯流而上

揚州 此記揚州之成功也揚州之域長淮流乎其北大海迴乎東南故
南之疆界可勿矣
意 厥良父云東南有揚州財賦甲天下是古之維揚今之屬土也揚州
一清洪水東南皆一登是今之維揚古之澤國也揚與徐為鄰且在江
下流故禹既治徐即治揚也

彭蠡 其成功何如揚者天下之澤國而彭蠡則揚州之巨浸也彭蠡未
堙四島且失其居而三江也震澤也不因之以不平乎茲惟禹功
之既施則猶畜而復流上源有所容余波又有所洩矣

水之止者蒙羽地之高者 厥土赤埴墳草木
東原地之平者無不治也 漸包 土黏曰埴埴也黏泥如脂之賦也周
有團埴之土老氏言埴埴以為器惟土
性黏賦細密故可團可埴也漸進長也如易
所謂木漸言其日進於茂而不已也包業生
也如詩所謂如竹苞 曆惟上中厥賦中
矣言其叢生而積也 第五等也 厥貢惟五色羽畎夏翟雉陽

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璣魚鼈鼈織縞
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制
以為貢以為建社土封之用也羽畎羽山之
谷也夏翟雉具五色其羽中旌旄者也嶧山
名東海郡下邳縣嶧山也陽者山南也孤
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詩曰梧桐生矣于
彼朝陽望望木之生以向日為貴也泗水名

出魯國下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濱水滂也浮
磬石路水濱若浮於水然不謂之石者成磬
而後貢也淮夷淮之夷也蠙蚌之别名也暨
及也末為服飾魚用祭祀夏翟之出于羽畎
孤桐之生于嶧陽浮磬之出于泗濱珠魚之
出于淮夷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
其地而使貢也玄赤黑色幣也織縞皆縞也
以之為衣所以祭也玄赤黑也縞皆縞也
之為服以為首服也黑經白緯曰縞 浮于淮
織也縞也皆去凶即吉之所服也

泗水 許慎曰汶水受陳留浚義陰濟至
以達于河者以淮至于泗也許慎又曰泗受
泗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涕然則泗
之上源自涕亦 淮海惟揚州揚州之域北至
可以通河也 淮海惟揚州淮南至于海
彭蠡既堙 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

彭蠡既堙 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
彭蠡既堙 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

彭蠡既堙 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
彭蠡既堙 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

彭蠡既堙 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
彭蠡既堙 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

彭蠡既堙 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
彭蠡既堙 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

意 彭蠡四司以彭蠡為主蓋揚州之水惟彭蠡為至大大水既治則年水皆可治也

陽鳥 何以見彭蠡之猶也於陽鳥攸居驗之蓋陽鳥依水少生常居彭蠡州者之間彭蠡不猶則洲港不見陽鳥何以居今惟彭蠡猶而洲者見陽鳥詩所居兌境陽鳥攸居而彭蠡猶可知已

意 遷其泉云湖鳥隨陽之鳥以不重陽鳥只重水治蓋惟彭蠡之治故致陽鳥之居而因陽鳥之居蓋彭蠡之治注云木落南翔謂日主南至而未也正帖附字

三江 既入者入于海也或因既入而三江之源本出于一而三江之源分而為三既入者入于海也

震澤 即止而夕澤有震澤焉每患于底定之難茲則納百川而注之江會易定乎彭蠡猶而水之止若治矣

意 出合上句重相因意蓋三江是下流震澤是上流惟下流順故上流安底定亦本既入而水也

篠蕩 水患既平生物自遂由是微諸物向也洪水為患草木亦唯生者而為木則惟喬矣以唯生之物亦得以遂其生而揚州水土之治可知但其下地多水其土淖故力其土惟塗泥而已是水泉之濕而土性惡可知矣

意 頤徑陽云徐克維志草木此又別出篠蕩居草木之上者東南之美首有合指之箭竹尤美也克言草露木條以爰文天喬者南方地暖

意 田第九地卑濕土性惡也賦第七錯出第六寺人稠密而人工修也

意 賦出之賦高正賦一并故曰上錯

厥貢 卽揚州之貢有二有常貢者有不常貢者以常貢言之金銀銅之三其材中于矢之箭有大竹之蕩其材中于樂之管象之齒犀之革可以成車甲鳥之羽獸之毛可以為旌旌使梓豫章之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需至于東南海島之夷則以卉服為貴而衣服之用有所資其篚筐所盛之物則有織貝之精而裳衣之華有所出凡此皆常貢者也非非常之貢言之莫實之黃有橘柚焉可以供宴飲燕享之用也其末也必包果以示敬其貢也必錫命而後至若祭祀宴客之外則口腹之供而已自難於出令也以此則非歲貢之常矣

意 厥貢至惟木通一州所貢者器用也卉服鳥夷所貢者服用也皆常貢也橘柚亦通一州貢者以非常貢故別言之不帶鳥夷說以句見下之奉土極其恭上之取下有其節也卉草也有高有木棉曰卉服者成布而可服織貝者以爲典木棉織貝又布之精美者入于篚重之也○合上一節田低而賦高者人工修也土惡而貢美者地利善也塗泥三節主土性惡而田最下賦稍高而貢極厚蓋貢為天下澤國故土田至卑揚為天下利茂故貢賦最饒

意 賦出之賦高正賦一并故曰上錯

意 賦出之賦高正賦一并故曰上錯

意 賦出之賦高正賦一并故曰上錯

意 賦出之賦高正賦一并故曰上錯

意 賦出之賦高正賦一并故曰上錯

州之地所謂鄱陽湖 陽鳥攸居 陽鳥隨陽之者是也詳見導水 鳥謂陽也今

惟彭蠡州者之間千百為群言澤水既涸洲渚既平而禽鳥亦得其居止而逐其性也

三江既入 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東江東南流者為東江松江

為三江既入者入于海也或曰江漢之水揚州巨浸何以不書曰禹貢書法費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畧江漢荆州而下安於故道無事濬治故在不書况朝宗于海荆州固備言之是亦可以

互見矣此正禹貢書法也 震澤底定 震澤大湖也周

職方荆州數曰具區在吳縣西南五十里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為之震澤底定者言底之定而

不震蕩也 篠蕩既敷厥草惟天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蕩箭竹蕩大竹節璞曰竹潤節曰蕩敷布也水去竹已布生也少長

曰天喬高高也塗泥水泉濕也下地多水其土淖 厥田惟下厥賦下

上錯 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言下上上錯者以本設賦九等分為三品下上與中下異品

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 厥貢惟金三品璣

篠蕩 箭竹蕩大竹節璞曰竹潤節曰蕩敷布也水去竹已布生也少長

包橘柚錫貢 三品金銀銅也璣琨王石名石之美似玉者取之可以為禮器

篠之材中於矢之箭蕩之材中於樂之管蕩亦可為符節象有齒犀兕有革鳥有羽獸有毛不梗梓豫章之屬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為旌旌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地島夷東南海島之夷卉草也葛越木綿之屬織貝錦名織為貝文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入篚焉包果也小曰橘大曰柚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常也張

意 賦出之賦高正賦一并故曰上錯

意 賦出之賦高正賦一并故曰上錯

意 賦出之賦高正賦一并故曰上錯

意 賦出之賦高正賦一并故曰上錯

意 賦出之賦高正賦一并故曰上錯

意 賦出之賦高正賦一并故曰上錯

意 賦出之賦高正賦一并故曰上錯

意 賦出之賦高正賦一并故曰上錯

管子節 太是貢賦也果何自而未哉揚州之水江通于海而海通淮河者
也始則放舟順流而下于江自江順流而下于海而海通淮河者
流以達于淮自淮逆流以達于河自河而上則或由淮以達河或由濟以
達河達河則達海都矣

意 由江入海順流而下也由海達淮則逆流而上矣未補自河可以
達河通前州溝

荆州節 其地禹成功于荆州也荆州之域荆山距平其比衡山及平其南
也荆及衡門而荆州之強界別矣

意 荆州之荆山非雍州荆岐既旅之荆山故仲野增南條二字

江漢節 其成功何如南方之水莫大于江漢發源于梁而實合流于荆若
也方禹功未施之先吾見其為害甚巨安望其朝宗于海乎惟夫
疏導之功禹既先其所急則江漢之水自爾得其所歸矣未即東為中江
東為比江入海于揚而勢之奔趨于海者則不必至揚而已見於荆州矣
不沈諸侯之朝宗于王而其勢有不客遏者乎

意 下三句皆本江漢說如云江漢之上流有九江江漢之旁溢有沱替
江漢所跨之澤有云一朝宗而水土皆平公但易力力耳非一死
施功之謂一說謂以江漢頭非是九江云蓋皆江之上游與漢不相家
也荆州之水流着莫大於江漢止者莫大於九江作流止者隨時酌之
也

九江節 江漢治則荆之水易為力也故九江江漢之經流也今淮江漢朝
宗則疏鑿之功有可施通乎平水道庶得其正矣

意 以合下節皆承上節未盡江漢之上流順則下流安故九江以朝宗
而發江漢之本源治則支流自順故沱替而以朝宗而道九條水聚
之合同庭故謂九江溝不可分出水名亦不可破作幾水

沱替 二水安其故道也今惟江漢朝宗則濬導之力有所用浩乎
沱替二水安其故道也

意 沱替與江漢別流之在荆
州者與梁州沱替不同

雲節 水治則土平是故跨江而南者其澤方云地勢稍卑而水落任后
故其澤旁之地未可耕治但見土而已跨江而北者其澤為平地
勢稍高而水若在先故其澤旁之地不特見土而且可耕治也向非江漢
之朝宗而何以得以此哉

意 曰土見則其害漸去
曰作又則其利已具

厥土節 由是力其土則惟塗泥治此揚州之土同也惟其土力之卑故年
其由第八視揚只加其一耳惟其人工之修故其賦力第三而
視揚則已過也

意 陳如岡云荆之土直揚州同而田加一等者蓋塗泥垂同而塗泥之
干又有功也

厥貢節 荆州之土禽獸居之寶藏其毛由是定其貢羽毛齒齒可以為車
甲旌旄之用惟金三品可以為足國利民之資純幹枯栢栢可以為
弓幹器械棟宇者砥礪磐丹可以為矢簇繪屨者皆荆州之所布也皆制
以為貢焉是則通一州之常貢也至若籛籛之竹及楛之木供乎戎用者
也戎爭尚精強故三邦有之必致貢其最良也豈非隨地而貢者乎蓋
享供乎祀用者也祀事尚誠敬故其未貢也則既包而又匣焉至于玄纁
玃組衣裳服飾之不可缺者也則盛者雖以貢焉所以貴其情也是通一
州之貢也若夫大龜者尺有二十詎昭天明傳吉凶也龜產于九江之水
而實非可嘗得之物或偶得之則自下而納于上不敢自私亦不敢較
以為常也豈非隨地而制非常之貢者乎

意 陳如岡云荆之土直揚州同而田加一等者蓋塗泥垂同而塗泥之
干又有功也

江納錫太龜 荆之貢與揚州大抵多同以荆
先言羽毛者以善者為先也接

意 陳如岡云荆之土直揚州同而田加一等者蓋塗泥垂同而塗泥之
干又有功也

江納錫太龜 荆之貢與揚州大抵多同以荆
先言羽毛者以善者為先也接

意 陳如岡云荆之土直揚州同而田加一等者蓋塗泥垂同而塗泥之
干又有功也

江納錫太龜 荆之貢與揚州大抵多同以荆
先言羽毛者以善者為先也接

意 陳如岡云荆之土直揚州同而田加一等者蓋塗泥垂同而塗泥之
干又有功也

江納錫太龜 荆之貢與揚州大抵多同以荆
先言羽毛者以善者為先也接

意 陳如岡云荆之土直揚州同而田加一等者蓋塗泥垂同而塗泥之
干又有功也

江納錫太龜 荆之貢與揚州大抵多同以荆
先言羽毛者以善者為先也接

意 陳如岡云荆之土直揚州同而田加一等者蓋塗泥垂同而塗泥之
干又有功也

氏曰必錫命乃貢者供祭祀燕賓客
則詔之口腹之欲則难于出令也 **管子江**

海達于淮 順流而下曰汭汭江入海自海
而入淮泗不言達于河者因於

徐也禹時江淮 **荆及衡陽惟荆州** 荆州之域
未通故汭于海 **荆及衡陽惟荆州** 荆州之域
荆山南盡衡山之陽荆衡各見導山唐孔氏

曰荆州以衡山之陽為至者蓋南方惟衡山
為大以衡陽言之見其地 **江漢朝宗于海** 江
不止此山而猶包其南也

見導水春包曰朝夏見曰宗朝宗諸侯見天
子之名也江漢合流於荆去海尚遠然水道
已安而無有壅塞橫決之患雖未至海而
其勢已奔趨于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 **九**

江孔殷 九江即今之洞庭也在長沙下雋西
比今元水漸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
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 **九**

江也孔甚殷正也九江水道甚得其正也 **沱**

沱替 兩雅曰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替
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此則

荆州江漢 **雲土夢作** 雲夢澤名方八九百
之出者也 **雲土夢作** 雲夢澤名方八九百
里跨江南北華榮枝

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也合而言之則為一別
而言之則為二澤也雲土者雲之也土見而
已夢作又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蓋雲夢之
澤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全有早晚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荆州之
土與揚

州同故田比揚只加一等而賦
為第三等者地潤而人工修也 **厥貢羽毛齒**

革惟金三品純幹枯栢栢 砥礪磐丹惟籛籛
三和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匪玄纁玃組

江納錫太龜 荆之貢與揚州大抵多同以荆
先言羽毛者以善者為先也接

意 陳如岡云荆之土直揚州同而田加一等者蓋塗泥垂同而塗泥之
干又有功也

江納錫太龜 荆之貢與揚州大抵多同以荆
先言羽毛者以善者為先也接

意 陳如岡云荆之土直揚州同而田加一等者蓋塗泥垂同而塗泥之
干又有功也

江納錫太龜 荆之貢與揚州大抵多同以荆
先言羽毛者以善者為先也接

意 陳如岡云荆之土直揚州同而田加一等者蓋塗泥垂同而塗泥之
干又有功也

江納錫太龜 荆之貢與揚州大抵多同以荆
先言羽毛者以善者為先也接

意 陳如岡云荆之土直揚州同而田加一等者蓋塗泥垂同而塗泥之
干又有功也

江納錫太龜 荆之貢與揚州大抵多同以荆
先言羽毛者以善者為先也接

意 陳如岡云荆之土直揚州同而田加一等者蓋塗泥垂同而塗泥之
干又有功也

江納錫太龜 荆之貢與揚州大抵多同以荆
先言羽毛者以善者為先也接

意 陳如岡云荆之土直揚州同而田加一等者蓋塗泥垂同而塗泥之
干又有功也

江納錫太龜 荆之貢與揚州大抵多同以荆
先言羽毛者以善者為先也接

意 陳如岡云荆之土直揚州同而田加一等者蓋塗泥垂同而塗泥之
干又有功也

江納錫太龜 荆之貢與揚州大抵多同以荆
先言羽毛者以善者為先也接

意 陳如岡云荆之土直揚州同而田加一等者蓋塗泥垂同而塗泥之
干又有功也

江納錫太龜 荆之貢與揚州大抵多同以荆
先言羽毛者以善者為先也接

意 陳如岡云荆之土直揚州同而田加一等者蓋塗泥垂同而塗泥之
干又有功也

意 厥貢至瓊組是貢之常者大禹是貢之暫者荆楚至督舟通州之貢
惟箇二句一方之貢包融二句不帶三即句言亦通州之貢九江
句又一方之貢包者容于內觀者便于外乃填而益隨意出惟箇三句
以祀曲成對看曰九江者見非为他州所共有曰納錫者非若他物為
常貢也

浮子 卽本貢賦之末果何道哉蓋荆州莫便于江漢者也又浮于江自江
陸以達于洛與河相通則復挽舟送水而上至
意 茅鹿門云不又泥經流支派只看註其大
意 由荆而豫而冀首句始而荆也二句經于
之水本東比入河之水本東過洛納故逾洛
而言也 荆楚西南冀東東北而隔其間皆豫
至河南河指冀州

荆河 卽此記禹治豫州之成功也豫州之域荆山峙其西南而豫至之大
荆河卽可通于兵比而豫距之曰荆曰河豫之州境別矣

伊洛 卽禹治岐州之成功何如豫州之水以洛為宗天下之水以河為宗
出於新安者謂水也今禹功既施伊水至洛陽入洛瀍水至偃師入洛關
水至新安東南入洛以統三水之異合流至鞏縣而入于河水之流者
无下治矣

意 伊瀍瀨入于洛者洛為諸水之合洛水入於河者河為洛之歸也但
四水相敵故並言之

榮波 卽水自濟而出者榮也自洛而出者波也向故奔潰不得其止今則
矣洛既治于是波之澤洛之柔有以鍾之濟之去有以洩之而榮猶
魚未去而濟以入海隨洛以入河而受之震蕩之既收將與伊洛瀍瀨而
同其底定也

意 合上郭泥水有所歸止水復有洩林二泉云榮所以志濟波所以志
意 各與上不相蒙既指无工天只是觀其成功而言

導荷 卽在定陶有荷澤焉在睢陽有孟諸焉向同決溢不序其所今則疏
水以朝宗至比東以入海而要一狂瀾之既息將以伊洛瀍瀨而同其底
平也

賦方氏楊州其利金錫荆州其利丹銀齒革
則荆揚所產不無優劣矣栝栢三木名也
栝木似樗而可為弓幹栝木栢葉松身斲砥
皆磨石砥以密細為名礪以麤礪為稱弩者
中矢鏃之用丹丹砂也箇籟竹名栝木名皆
可以為矢也三却未詳其地底致也致貢箇
籟栝之有名者也匭匣也菁茅有刺而三脊
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
示敬也玄纁絳赤幣也璣珠不圓者組纓類
大龜尺有二寸所謂國之守龜非可常得故
不為常貢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於上
謂之納錫者下與上之辭重其事也 浮于

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沱潛漢其水
道之出入不可
詳而大勢則自江沱而入潛漢也逾越也漢
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自洛而至
于南河也程氏曰不徑浮江漢兼用沱潛者
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循枝派期

於便事 荆州惟豫州 豫州之或西南至南
而已 荆河惟豫州 條荆山距大河

洛瀍瀨入于河 伊水山海經曰熊耳之山
伊水出焉東北至洛陽縣

南入于洛洛水出弘農郡上洛縣冢領山
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郡穀城縣替亭北
至偃師縣入洛瀍水出弘農郡新安縣東南
入於洛伊瀍瀨水入于洛而洛水入於河此
言伊洛瀍瀨入於河若四水不相合而各入
河者猶漢入江江入海而荆州言江漢朝宗

于海意同蓋四水並流小 榮波既豬 榮波二
大相敵故也詳見下文 榮波既豬 水名濟

水自今孟州河縣入河潛行絕河南溢為榮
波水周職方豫州其川榮雖其浸波遼爾雅
云水自洛出為波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
出其陰北流注於波穀二說不同未詳孰是
導荷澤被孟諸 濟水所經被及也孟諸在梁

意

防也。被及也。二澤相通，故可以導此之溢，波波之地，或以道通，而澤又

厥土

川澤既平，土性可力，其高地之土，則柔而塊，曰惟壤，焉必其

意

柔而塊，其性沃也。廣而疏，其性瘠也。注玄而疏者，只重疏字，玄

厥田

較之則為中上，第四等定豫州之賦，以九州之土肥瘠而總

意

此雜出之，皆低于正賦，先言正而後言錯，高于正賦，則先言錯而後

厥貢

由是定其賦，則有泰焉，可以歸器用，有象而絺紵焉，可以為衣服

意

如所石之類，可為即吉之服，皆曰織，可為禦寒之資，皆曰織。

國睢陽縣東北，今南京虞城縣西北，孟津澤

是也。曾氏曰：被覆也。荷水衍溢，導其餘波入

于孟豬，不常入也。故曰被。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墳壚，土不言色也。壚，土者其色雜

也。壚，疏也。顏氏曰：玄而疏者，謂之壚。其土有

高下之不同，故別言之。○顏氏曰：高地則

壤，下地則壚，如青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是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田第四等，賦第二

等，雖出第一等也。厥貢漆、象、絺、紵、篚、

織、纊、錫、貢、磬、錯。林氏曰：周官載師，漆、林之征

貢，蓋豫州在周為畿內，故載師掌其征而

貢。禹時豫在畿外，故有貢也。推此義則

莫不言貢者，可知顏師古曰：織紵以為布及

練，然經但言貢象與紵成布，與未成布不可

詳也。織，細綿也。磬，錯治磬之錯也。非所常用

之物，故非常貢，必待錫命而後納也。與

橘柚同然。揚州先言橘柚，而此先言錫貢者，

橘柚言包則於厥篚之文，錫貢言錫貢在

後，磬錯則與厥篚之文，熨於相屬。浮于洛，達

于河。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

華。陽黑水惟梁州。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

黑水見。岷番既。岷番二山名，岷山在蜀郡

導水。岷山既。岷番二山名，岷山在蜀郡

也。壚家山在隴西，道縣漾水所出，川源

既滌，水去不滯，而無泛溢之患，其山已可種

藝。沱潛既道。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沱水

也。沱潛既道。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沱水

潛水地志云：巴即者，渠縣潛水西南入江。○

又按梁州乃江漢之原，此不志者，岷之藝道

江也。岷之藝道，漾也。道沱則江悉矣。道潛則

漢悉矣。上志岷番下志沱潛，江漢源流於是

浮

東水何道哉。豫州去帝都最近，其在東境徑自入河，其在

意

也。故其西境之入必浮舟于洛，以連于河，達于帝都矣。

又補東境

則西北二境，將何補之。又補東境，則西北二境，將何補之。

梁州

此記梁州之成功也。梁州之域，華山峙乎其東，梁實距之謂之距

意

州者，非止于黑水且跨而過之也。曰華陽黑水，梁州之疆境別矣。

意

州後世為巴蜀今四川地也。州後世為巴蜀今四川地也。

岷番

天下之水在蜀莫巨于江漢，岷番二山，江漢之發源也。方江漢之

意

山，則二山之間，已可樹藝，見岷番之壤，而江漢之土源治矣。

意

以因山以驗水也。合下三句，上二句是水之源流，无不治下二句是

意

地之尚下，无不平，无相因，意俱有禹功在內。

意

沱潛既道，沱潛二水，江漢之別流也。當江漢之未治，其源且於寒矣。欲其流

意

女道，現沱潛之道，而江漢之下流治矣。女道，現沱潛之道，而江漢之下流治矣。

蔡蒙山由是蔡蒙二山地之高者向國成功為難今以禹功之施沫水無
意 蔡蒙山由是蔡蒙二山地之高者向國成功為難今以禹功之施沫水無
准治者治矣

意 蔡蒙山由是蔡蒙二山地之高者向國成功為難今以禹功之施沫水無
准治者治矣

和夷 和夷之地之甲者向國成功為難今以禹功之施而民利以與
意 此志和夷之水也和夷二地近夷之水者也底績只是水退而無甲
結之 顯道亦之患非是種種也九州名山皆有祭故下以九山利旅提

厥土 厥土既平則土宜可辨由是亦其土之色則或青或黎亦豈若與
意 陳如周云豫土有性无色梁土无性有色曰青曰黎青而黎也黎
赤黑色青則黑色之淺也

意 陳如周云豫土有性无色梁土无性有色曰青曰黎青而黎也黎
赤黑色青則黑色之淺也

正歲之常數也然地力年分時乎上則雜出為第七等而視正賦為有加
地力年分時乎下則雜出第九等而視正賦為不及也
意 蔡陽云諸說皆以第八等為正賦第七第九為錯不知玩三錯三
字可見三等皆置均雜出皆是錯也錯者下中為言者以下中一等
可以缺下上下、之二等若止以下上下下為錯又何言三錯耶賦三
錯者以其田之一易再易者變也一易則所出或多或少再易則所出或寡
矣田有一定之等賦无一定之法

賈 賈由是定其貢梁州所出有璆焉可以為樂器有鉄焉可以備器用
意 銀則國用之所賴也錢則刀劍之所資也有弩焉可以供武備有
梁州之山有黑狐狸之獸焉其皮製之可以為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為
罽則因其所產而定之使貢焉衣服之需不于以乎資耶
意 茅鹿門云此山以器用服用立說璆鉄句是器用之不可缺者黑
句是服用之不可无梁州多山宜載與焉故貢有取于器用禽獸居
之故貢有取于織皮珍玉之可為器者木成器故曰璆磐石成器故
曰鉄若鉄鉄磐石之中矢簇者既貢璆又貢鉄者以樂之器重也先鉄
后銀者以鉄之利多也

而見吳氏曰岷嶓藝則江漢之上源
治矣沱潛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 蔡蒙

平 蔡蒙二山名蔡山在今雅州濼道縣蒙山
蜀郡青衣縣其山上合下開沫水逕其間
涸澗水脉漂疾歷代為患則此二山在禹為
用功多也祭山曰旅旅平者治功畢而旅祭
也○陳氏大猷曰古人率事必祭况治水大
大事必不敢忽然旅獨以梁雍言之者蓋九
州終於梁雍以見前諸州名山皆有祭也旅
獨以蔡蒙荆岐言之者蓋杞梁之山終於蔡
蒙紀雍之山始於荆岐以見州由諸名山口
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刊旅總結之未

夷底績 和夷地名嚴道以西有和川有矣道
或地也文按晁氏曰和夷水名今
詳二說皆水可必但經言底績者三覃懷原
隘既皆地名則此恐為地名或地名因水亦
不可 厥土青黎 厥田惟上下厥賦下中

不可 厥土青黎 厥田惟上下厥賦下中

三錯 田等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
錯等也按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為歲有豐
凶或以為戶有增減皆非也意者地力有上
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賦
之等亦有上下年分糞之正賦第一等而間
歲第二等也楊之正賦第七等而間歲第六
等也豫之正賦第二等間之歲第一等也梁
之正賦第八等而間歲出第七等九等也當
時必有條目存具今不有矣書之所載特九
例也若謂歲之豐凶戶之增減則九州皆然
何獨於冀楊豫

何獨於冀楊豫 梁四州言哉 璆 璆鐵也鏤剛鉄可以刻鏤
狸織皮 璆主磬鉄柔鉄也鏤剛鉄可以刻鏤
者磬石磬也言鉄而先於銀者鉄
之利多於銀也織皮者梁州之地山林為多
獸之所走能羆狐狸之獸之皮制之可以為
裘其毛織之可以為罽也○林氏曰徐州
貢浮磬此州既貢玉磬又貢石磬此州又貢

貢浮磬此州既貢玉磬又貢石磬此州又貢

西傾山名在隴西郡臨洮縣出桓水
亂于河西傾山名在隴西郡臨洮縣出桓水
曰漢始出為漾東南流為沔至漢中東行為
漢沔即潛水也自西漢溯流而屆於晉壽界
阻漾枝津南歷崗北迄遷接漢沔歷漢川至
於褒水逾褒而暨于衙嶺之南溪灌于斜川
屆於武功而北以入于渭經言沔渭而不言
褒斜者因大以見小也褒斜之間絕水百餘
里故曰逾然于經文則當曰逾于渭今曰逾
于沔此又未可曉

意此即逾沔入渭止依經文不依傳說後世水道與禹迹不同也漢記
是西南直道于潛分桓水乃是因水迹之地非是載舟于桓水而乘
也依傍而行口因由舟而行曰浮舍舟而陸曰逾橫截而亂曰渡
甲理泉云梁之貢賦在東北境若固徑浮于沔入渭矣其在西南境者
曰梁而與限于雍門南而北阻于河西傾至雍之山寔梁之北桓出
于西傾經于梁州故曰西傾因桓是未由桓至潛相通也浮之甚易由
潛至沔相阻也至之甚難

雍州口此記大禹成功于雍州也雍州之域有河水流乎其西而實距之
雍州口大河迴乎其東實距之曰黑水曰西河則雍州之強界別矣
意貢蔡陽云雍州黑水據其西大河
距其東曰西河者主莫而言也

引水口雍州之水有變有常以變者言之西海之山有弱水鳥散無力
引水而性且西流禹順其性而直之西流于是正派至于合流餘派入
于流沙而浩然得遂其西流之性矣

意此句即下道弱水一節
是也要見行所無事意

涇屬渭以常直且之雍之水莫大于渭而涇內也涇沮與澧也皆其所統
道若涇惟禹功施而渭水之流皆已順由是渭之北有涇水焉仰承于弦
蒲之派而上屬于初也俯納于南谷之源而下屬于渭也即其連絡相續
之勢殆若貫珠而不絕也非涇屬渭者乎

意涇水居西上承西北之渭下入東南之渭有以連屬二水也以涇為
主蓋在渭之上納在涇之上入涇上入渭則涇水仰承俯納故
曰屬出合下二句當以渭作主雍州之域涇內流其北涇沮澧其東澧
水流其南然而未嘗有離于渭者也

漆沮即以至渭之東北不有漆沮乎勢緩而小于渭者也但見合其派于
漆沮即以至渭之東北不有漆沮乎勢緩而小于渭者也但見合其派于
漆沮即以至渭之東北不有漆沮乎勢緩而小于渭者也但見合其派于
漆沮即以至渭之東北不有漆沮乎勢緩而小于渭者也但見合其派于

意澧水入渭小大相敵與之並而故曰攸同○涇屬二句大意雍之水
莫大于渭水自南谷而出曰鳥鼠而東入河惟入河故渭治惟渭
治故聚水亦治

啓錯以比觀之則知當時樂器聲最重豈
非以其聲角而在清濁大小之間最難得其
和者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于渭

黑水西河惟雍州之
黑水東距西河謂之西
河呈冀都四言也
弱水既西柳宗元曰
西海之山

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木按之則壞
沒沒底而後止故名曰弱既西者導之而流
也林氏曰衆水皆東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
因其性與勢之自然也必款東之則逆水自
然非行所

涇屬渭
安定即涇陽縣西東南
至馮翊陽陵縣入渭渭水出隴西郡首陽縣
西南東至京兆沿司空縣入河內水地志作
丙扶風汧縣弦蒲菽莠水出其西地東

漆沮
入涇屬連屬也涇水連屬渭內二水也

既從
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沮水出北地郡
直路縣東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
邑縣東南入渭二水相敵故並言之既從者
從於
渭也
澧水攸同
澧水地志作鄧出扶風鄠縣
者同於渭也渭水自鳥鼠而東澧水南注之
浮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曰屬曰從曰同

荆岐節 然水治則土平向也洪水方割山且瘠矣可浮而旅乎今則禹功
而可行不其利哉也自終南惇物以至于鳥鼠其間環而為山者不知凡
幾豈不承水思之既平而均之可奉祭告之禮則地之高者平矣

意 方字云云既旅者已可祭告也荆為漆沮所經岐為涇汭所經終南
岐山在扶風而終南惇物亦皆在扶風故連接之若鳥鼠則遠故曰
至于既旅天下終南向凡山之嶺脈者以其為民居所奠民利所出
莫麗一方故皆祭以祈報其惠澤及民之功焉

原隰 若廣受源下地之區向也致功為難至是浩蕩既消而平治之功
不固水患之退而同致平成之功則地之下者平矣

意 要記註自高而下故句底績未是耕種只是無壅兩意以二字頭
下豬野句豈昇澤還重澤旁之地平言然地之平由水之治有相因

三危節 不特此也遠而三苗昔固巢穴為居矣今則水患既去已降立而
功叙者以居止之廢定故也今三危已可居則苗居于斯即安于斯莫不
革心向化而大有功叙非復夏之頑慢弗率矣聖人平成水土之功一
以哉

意 此言土之遠者得其平也亦是土平之爭不可作土平之效看二句
相因說惟既宅所以不叙也宅是造居舍定疆場敘是任善政重其
凶頑
原隰則壤而性得其常也

野土宜既辨田賦可與由是因土定田賦惟上上較之九州為第一
意 野土一特者土貴而地力厚也故其田非他州所及賦第六等者地
遠而人上少也故比之田其不及

野土宜既辨田賦可與由是因土定田賦惟上上較之九州為第一
意 野土一特者土貴而地力厚也故其田非他州所及賦第六等者地
遠而人上少也故比之田其不及

野土宜既辨田賦可與由是因土定田賦惟上上較之九州為第一
意 野土一特者土貴而地力厚也故其田非他州所及賦第六等者地
遠而人上少也故比之田其不及

野土宜既辨田賦可與由是因土定田賦惟上上較之九州為第一
意 野土一特者土貴而地力厚也故其田非他州所及賦第六等者地
遠而人上少也故比之田其不及

野土宜既辨田賦可與由是因土定田賦惟上上較之九州為第一
意 野土一特者土貴而地力厚也故其田非他州所及賦第六等者地
遠而人上少也故比之田其不及

野土宜既辨田賦可與由是因土定田賦惟上上較之九州為第一
意 野土一特者土貴而地力厚也故其田非他州所及賦第六等者地
遠而人上少也故比之田其不及

皆主涇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荆岐
名荆山即北條之荆在馮翊懷德縣南岐山
在扶風美陽縣西北終南惇物鳥鼠亦皆山
名終南惇物皆在扶風武功縣鳥鼠注龍山
即首陽縣西南塞三山而不言所治者蒙上

既旅之 原隰底積至於豬野 廣平曰原下地
文也 豬野地名云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
為豬野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
隰次坡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三危即舜黨三
苗之地三苗之
實在水水承平之前及是三危
已既可居三苗於是大有功叙厥土惟黃壤

黃者土之正色林氏曰物得其常性者最
貴雍州之土黃壤故其田非他州所及 厥

惟上上厥賦中 田第一等而賦第六等
者地狹而人功少也

野土宜既辨田賦可與由是因土定田賦惟上上較之九州為第一
意 野土一特者土貴而地力厚也故其田非他州所及賦第六等者地
遠而人上少也故比之田其不及

野土宜既辨田賦可與由是因土定田賦惟上上較之九州為第一
意 野土一特者土貴而地力厚也故其田非他州所及賦第六等者地
遠而人上少也故比之田其不及

野土宜既辨田賦可與由是因土定田賦惟上上較之九州為第一
意 野土一特者土貴而地力厚也故其田非他州所及賦第六等者地
遠而人上少也故比之田其不及

野土宜既辨田賦可與由是因土定田賦惟上上較之九州為第一
意 野土一特者土貴而地力厚也故其田非他州所及賦第六等者地
遠而人上少也故比之田其不及

野土宜既辨田賦可與由是因土定田賦惟上上較之九州為第一
意 野土一特者土貴而地力厚也故其田非他州所及賦第六等者地
遠而人上少也故比之田其不及

野土宜既辨田賦可與由是因土定田賦惟上上較之九州為第一
意 野土一特者土貴而地力厚也故其田非他州所及賦第六等者地
遠而人上少也故比之田其不及

野土宜既辨田賦可與由是因土定田賦惟上上較之九州為第一
意 野土一特者土貴而地力厚也故其田非他州所及賦第六等者地
遠而人上少也故比之田其不及

野土宜既辨田賦可與由是因土定田賦惟上上較之九州為第一
意 野土一特者土貴而地力厚也故其田非他州所及賦第六等者地
遠而人上少也故比之田其不及

野土宜既辨田賦可與由是因土定田賦惟上上較之九州為第一
意 野土一特者土貴而地力厚也故其田非他州所及賦第六等者地
遠而人上少也故比之田其不及

野土宜既辨田賦可與由是因土定田賦惟上上較之九州為第一
意 野土一特者土貴而地力厚也故其田非他州所及賦第六等者地
遠而人上少也故比之田其不及

野土宜既辨田賦可與由是因土定田賦惟上上較之九州為第一
意 野土一特者土貴而地力厚也故其田非他州所及賦第六等者地
遠而人上少也故比之田其不及

野土宜既辨田賦可與由是因土定田賦惟上上較之九州為第一
意 野土一特者土貴而地力厚也故其田非他州所及賦第六等者地
遠而人上少也故比之田其不及

野土宜既辨田賦可與由是因土定田賦惟上上較之九州為第一
意 野土一特者土貴而地力厚也故其田非他州所及賦第六等者地
遠而人上少也故比之田其不及

野土宜既辨田賦可與由是因土定田賦惟上上較之九州為第一
意 野土一特者土貴而地力厚也故其田非他州所及賦第六等者地
遠而人上少也故比之田其不及

野土宜既辨田賦可與由是因土定田賦惟上上較之九州為第一
意 野土一特者土貴而地力厚也故其田非他州所及賦第六等者地
遠而人上少也故比之田其不及

野土宜既辨田賦可與由是因土定田賦惟上上較之九州為第一
意 野土一特者土貴而地力厚也故其田非他州所及賦第六等者地
遠而人上少也故比之田其不及

野土宜既辨田賦可與由是因土定田賦惟上上較之九州為第一
意 野土一特者土貴而地力厚也故其田非他州所及賦第六等者地
遠而人上少也故比之田其不及

野土宜既辨田賦可與由是因土定田賦惟上上較之九州為第一
意 野土一特者土貴而地力厚也故其田非他州所及賦第六等者地
遠而人上少也故比之田其不及

野土宜既辨田賦可與由是因土定田賦惟上上較之九州為第一
意 野土一特者土貴而地力厚也故其田非他州所及賦第六等者地
遠而人上少也故比之田其不及

道并山此條大河北境之山所以為濟河濟之經始蓋以天下之水
道皆出於山故明岐在雍之比自壺口至碣石在冀州之比是皆
河濟之所經也禹欲治河濟之水不于足諸山而順之可乎禹則先之於
雍州之嶺山及岐山至于荆山于以相其便宜通其蔽障焉則雍之山
畢然然則與壺口隔之者河于足假舟楫而逾于河則自雍而之冀其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于以
度其原歷開其直路焉則與之九山畢矣則此二州之山則河濟之水
殺其滔天之勢而可以入于海矣

意陳如岡云前分記禹治水成功之事此下總記禹治水用功之要就
成功中事再揭而言之非九州成功外又有此等工夫自此至岷山
四節皆崇山所以為嶺川之伊始自嶺水至嶺洛九節皆折嶺州所以
收嶺山之成功也雍當河北諸山發源之始與當河北諸山入海之延
故禹導之始于雍終于冀洽河濟之經始也道嶺嶺字去至碣石嶺山
有嶺嶺嶺開壅塞工夫非止相水勢便宜愈字指禹及字至字皆指山
入字指水入于海者非便入也只是相其勢可以從此入海而灑其
功可施耳此與下道河清相應河濟不及分貼各句只當混看為是
底柱石在大河主流其形如柱折城山峰四面如城王屋山狀如屋皆
以形象言之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冀西河上底柱折城王屋冀南河
上山太行恒碣石冀東河上山

誤不可不正愚謂梁州亦
能藏度恐蘇氏之說為然
導嶺及岐至于荆
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
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此下隨
岐荆三山皆雍州山岷山扶風岷縣西吳山
古文以為岷山荆岐見雍州壺口雷首太岳
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皆冀州山壺口太
岳碣石見冀州雷首在河東郡蒲坂縣南底
柱石在大河中流其形如柱析城在河東郡
濩澤縣西山峯四面如城王屋在河東郡垣
縣東北山狀如屋太行山在河內郡陽縣
西北恒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
自荆山而過於河也孔氏以為荆
河而為壺口雷首者非是蓋禹之
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
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

西傾即此隨此條大河南境之山所以為濟淮渭伊洛之經始也蓋雍豫

導之可乎故先自雍州道而傾朱圍鳥鼠所以為之疏治力之開鑿者其
功則甚巨矣至于太岳其間非一山也而道之依西傾之諸山也則雍之
山无不亦禹之經學夫自雍而豫導其耳外方桐栢所以關其崇疎通其
蔽障者其功則既詳矣至于陪尾其間非一山也而道之依其崇疎通其
則豫之山无不就禹之區區矣導以二州之山則伊洛淮渭可新治矣其
入河入海也不有幾乎

意以即不及分須別出雍豫二州之山明日又要記註尾北條大河南
境二句通即與下道淮道渭道洛道相應道星云主淮渭洛三水與
道淮三即應斷主淮渭洛看圖外諸說之訛當訂即內雖有洛淮等水
然其具惟河大故曰大河南境之山西傾三山相近故連言之由鳥鼠
而太岳則遠故以至於言之後山同以如出西傾二句當主道渭之意
道嶺口此道南條江漢北境之山所以為濟水之經始也蓋天下之水
出也禹于是導嶺家焉而漢水之源嶺矣山是而之焉自嶺家漢水之所
內方至于大別九其峙于荆州者為山不同而莫非漢水之所經也禹則

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脈絡之所自來
若今之葬法所言也山之經理者已附于
州之下於此又條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緯
者可見矣王鄭有三條四列之名皆為未嘗
今極導字分之以為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為
之紀於二之中又分為二焉此北條大河北
境之山也此
河濟所經

西傾朱圍鳥鼠至于太華能耳
外方桐栢至于陪尾

陪尾豫州山也西傾見梁州朱圍在天水郡
冀縣南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熊耳在商州
上洛縣外方地志潁川郡宗嵩縣有宗嵩山
古文以為外方桐栢在南陽郡平氏縣東南
陪尾地志江夏郡安陸縣東北有橫尾山古
文以為陪尾今安州安陸也西傾不言導者
蒙導嶺之文也此北條大河南
境之山也○此伊洛淮渭所經

荆山其功於漢家也漢之內方大別其功於荆山也

意 荆山在荆之北漢水經焉漢之以遠漢之流也隨南條北境之山為漢之經始也通即以源流分看與下道棟下相立荆山帶下句與前研坡荆山不同蓋彼是北條淮州之山此是南條荆州之山也既道漢之原又直漢之流蓋慮天下派之或帶列壅塞不通而汎溢者故故即上源既將提无補于下民之其咨也

岷山節 荆道南條江漢南境之山所以為濟江水之經始也岷山之陽在也荆道治江水之通岷山之易以濟其源也岷山之脉有二其一一支至沙力衡山而至于洞庭之西與岷山相聯也禹則由岷山以至于衡山亦道之使江流之北向者可通也其一一支至德安為敷淺原者有九江力之阻隔與衡山相絕也禹則假舟楫過九江至于敷淺原亦樂之伏江流之南向者可通也漢此二州之山則江水漸治而入於海矣

意 漢一支在江西南而連于岷導衡山者導岷比支也而江之上流可治一支在江東北而隔于岷導淺原者導岷南支也而江之下流可治其言山之一脉兩支非言水之一源而流也岷山是江源下二山是江流但作文分股亦不得以源流相對首句截以下二支分看此與下導江即相應曰過曰至俱指禹言九江湘水也即洞庭湖

弱水口已上四節是導山以為濟川之經始也以下九節是濟川以畢導則西流也禹順其性而導之通其壅塞去其蔽障使正派至于合黎而沛然莫御餘波入于流沙而浩然有歸 則西向之水治而公水可施功矣

意 曹含蓋云乃水皆青而東黑水使黑而南此其色與性之俱異者導之而南亦順其性也曰至者以水流至其地也曰入者以小水入大水之名也上句是導其源下句是導其流○黑水西節主南脊東西立意黑水乃南脊以西之水河漢江乃南脊以東之水○自導漢家至黑水見導山終于東南導水治于西北蓋山勢以東南為緩以西北為急也

黑水節 汾閩之山有黑水焉其性則南流也禹亦順其性而導之通其源水可施功矣

意 曹含蓋云乃水皆青而東黑水使黑而南此其色與性之俱異者導之而南亦順其性也曰至者以水流至其地也曰入者以小水入大水之名也上句是導其源下句是導其流○黑水西節主南脊東西立意黑水乃南脊以西之水河漢江乃南脊以東之水○自導漢家至黑水見導山終于東南導水治于西北蓋山勢以東南為緩以西北為急也

導河節 導河比條之河水也天下之水在北莫大于河向當橫流之際既望其入海于禹將欲治其源而源遠不可尋也將欲治其流而流

荆山方至于大別 嶧家即梁州之嶧也山形如冢故謂之嶧家詳

見梁州荆山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北內方大別亦皆山名內方在江夏即竟陵縣東北太別蓋近漢之山今漢陽軍漢陽縣北太別山是也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此漢水所出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見梁州衡山南嶽也在長沙國湘南縣九江見荆州敷淺原地志云在章

即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古文以為敷淺原今江州德安縣博陽山也過經過也與導岷于河之義同蓋岷山之脉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比經袁筠之地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岷山不言導者蒙導嶧家之文也此條江漢南境之山也○江水所出

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水見雍州合黎山名在張掖縣西北流沙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水之既導者已附於逐州之下於此又派別而詳記之而水之經緯皆可見矣濟川之功自隨山始故導水次於導山也又按山水皆原於西北故禹叙山叙水皆自兩地而東南導山則先岷岐導水則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先弱水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為郡南廣縣汾閩山其水之黑以榆葉積漬所成三危山臨峙其上按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為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既為黑水而入于南海道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

南海道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

伏不可極也惟積石乃河之見也故從而道之蔽障之疏論其為托始之基而河之上流既順矣由積石而下則左門之險乃具奔激之衝而所以道之者統龍門也紀其自南而東固東至底柱夫不自底柱已也又東至于孟津之間過於洛水之水以至太坏之山河者非東向之所經乎紀其自東而北固比過洛水矣而不自洛水已也既至于大陸之原又播為九河之水而有經支之流何者非比向之所經乎又由是而紀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焉蓋以海水逆潮而河流衡入則合為一流而入于海何之曰積石而左門而華陰者斯其至止向之自南而東而北者斯其有歸宿而河水於是乎无患矣

意 陳如岡云此與大河北境之河黃道併即相宜華陰已上與之西河與之東河黃河之經于交也首句紀其所見之處華陰至九河詳其所經之處同為二句究其所歸之處也見河流始于雍經于冀豫而入海一究也通字頭一即至過播同入等字皆就水言大任山名大陸地名通節道河積石提起至于左門與南至于華陰對東至于底柱四句皆東向所經之地也此過洛水三句皆北向所經之地也同為逆河二句連為結尾逆者迎也海水潮山河水流入若有以逆潮之勢故曰逆河九河曰播者一折而為九所以分其勢也逆河曰同者九合而為一所以統其歸也左門而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畧左門而下饗音方則又據所屬是中國之地在所詳註中記其自北而南等句夾不可脫一說謂註云下同而為一誤矣九河相去數百里豈能復合哉說亦豈以道河五合主河為四漢之宗立意

道漾 此真南條之莫水也蓋以在北莫大于河在南莫大于漢然道漾

于漢也不可得而治也梁州之北有嶓冢焉漾水所出也禹則自嶓冢道漾以濬其源而漾之上源治矣上源既治則下流自順由是東流至武昌則為漢水曰為者明漢之水即漾之為也又東流至武當則為滄浪之水亦曰為者見滄浪之水即漾之為也由是而不已歷野州之三澨而漾水則過焉謂之過者非大水入小水之名乎又由是不已漾流至漢陽之大別而南入江焉謂之入者非小水入大水之名乎由入江之後東積索迴之波為彭蠡之澤上之為者非漾為之乎為澤之後又東流而下則為北江之水江之為者非漾為之乎水流至是則至通州靜海縣入于大海之中而江亦隨之矣又鳥知其孰為漾而孰為漢耶漾水不干是而治哉

意 申墟泉云始于嶓冢者道其源也東流至北江疏漢之流也曰為漾為滄浪者言即漾水之為非有他水也三澨曰過者三澨小而漾水大也曰至者水流至其地也曰入江者漾水小而江大也東匯為彭蠡者漾既入江復東聚而為彭蠡也東為北江者漾既聚為彭蠡東出而為北江也至揚州入海則得其所歸而漾矣矣○為字至字過字入字俱指漾言至于大別南入于江作一句讀滙者水勢回旋也

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積石龍門見雍州華陰華山之北也底柱見導山孟地名津渡處也在河內郡河陽縣南洛汭洛水交流之內在今河南府鞏縣之東洛之入河安在東南河則自西而東過之故曰東過洛汭大伾今通利軍黎陽縣臨河有山蓋大伾也按黎陽山在大河垂欽趨北之地洛水在信都縣大陸見冀州九河見交州逆河意以海水逆潮而得名九河既淪於海則逆河在其下流固不復矣矣河上播而為九下同而為二其分播合同皆水勢之自然禹持順而導之耳河有積石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經但書積石不另向荒遠在所畧也龍門之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

底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之地也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逆河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伾曰九河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自洛汭而上河行於山其地皆可致自大伾而下根岸高於平地故決鵲流移水陸變遷而洛水大陸逆河九河皆難指實然上求大伾下得龍石因其方向辨其故迹則尤可致也其詳悉見上嶓冢道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漾水名出隴西郡底道縣嶓冢山水發源於嶓冢為漾至武都為漢又東流為滄浪之水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為者明非他水也三澨水名今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

道江口此道南條之江水也蓋天下之水固莫大于漢亦莫大于江然漢則自岷山而東江以濬其源流其東則江之上源條矣上源既條下流自順由是始別而東則為沱水曰為沱水乃江為之也又順流而東則至于澧曰至者江流至其地也由是而巳則荆州之九江水之小也江則流而過之由是而巳則岳州之巴陵地之大也江亦流而至之自是而後漢固濬率為彭蠡矣江則東行而趨于轉北而會于淮于漢水相合也漢固東為比江矣江則東流分播復別一枝而為中江于漢水為一也水流至是則沛然入于東海以為歸焉而漢亦隨之矣又烏知其孰力江而孰為漢耶江水不于平治哉

意首句分岷山是源也東別至中江是流也入海亦是歸宿也禮地名字澧水攸同澧字不同○此二條之水皆發源於梁合流于荆入海于楊嘴家句對岷山句濬江漢之源也東流四句對東別四句疏江漢之源也南入于江對東迤比合漢合江江合漢也東迤二句對為匯二句江漢合而伏流也為匯即彭蠡省文也中江即比江因互言方向而變文也兩個入海言漢而江在其中言江而漢在其中

道澧即此澧澧水也且比條自大河以外稱巨浸者不曰澧其性勁疾崖之下沱水發源其流始見則自此見處而道之以加濬治之功自發而下則伏矣及其東向而流至于濟源之境則見而為濟焉非伏而見者乎自濟而下潛入于河則伏矣及其復溢出於河之南則見而為滎焉非伏而見者乎自滎而下則又伏矣及其東至於廣濟之閭則見而為洧焉非伏而見者乎自洧而下則又伏矣及其東至於淮浦則見而為淮焉非伏而見者乎自淮而下則又伏矣及其東至於海則見而為海焉非伏而見者乎自海而下則又伏矣及其東至於海則見而為海焉非伏而見者乎

之句通也然其情與縣而入于海則流有所歸而沱水於是乎治矣意周禮所謂見其水經濟之境而入海于青也沱水下故入地而發源為沱一見也既見而伏一伏也東流而濟自見也入于河再伏也溢為滎三見也既溢又伏三伏也東出于陶丘北四見也自是則不復伏矣入河何以也濟清而河濁也為滎何以也清流而滎濁也要見禹之遺之亦因其伏見之勢而順其脈絡之次也見者易知伏者難明伏處惟入河句為最餘二伏在題外照出○合下二節俱是比條之水上一節是道二瀆以入海下二節是道二川以入河若出壻家道漢六節在四節分江漢濟淮是四瀆之水下一節渭洛是近瀆之水亦須見入海入河意

道淮即此淮水也蓋淮亦四瀆之一發源於胎簪山尚微經流于桐栢山始大故禹道淮水自桐栢始由是而東有泗沂勢與淮故者也淮則東會徐州之泗沂水流至是則東至淮浦入于海而得其所屬淮水於是乎治矣

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沱水至温縣是為濟水歷魏公臺西南入于河溢滿也復出河之南溢而為滎滎即滎波之滎見豫州又東出于陶丘北陶丘地名再成曰陶在今廣濟軍西又東至于荷荷即荷澤亦見豫州謂之至者濟陰縣自有荷瓜濟流至其地爾汶北汶也見青州又見北至于東平府壽張縣安明亭合汶水至今青州博興縣入海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脈絡可考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伏地流注顯伏程氏謂溢出者非濟水因水道而溢故禹還以元名命之顧弗深考耳

道淮自桐栢東會泗沂東入于海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陸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栢道之耳桐栢見蕁山泗沂見徐州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道渭自鳥鼠同穴東會入海在今淮浦

東南流者是也大別見導山入江在今漢陽軍漢陽縣匯迴也彭蠡見揚州北江未詳又海在今通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

過九江至于東陵東地北會為匯東為中江

入于海沱江之別流於梁者也澧水名鄭氏或澤也澧宜山澤之名九江見荆州東陵已陵也今岳州巴陵縣也會匯中江見上章

道洧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

于海洧水濟水也發源為洧既東為濟出河東即恒曲縣王屋山東南始發源王屋山頂匯下曰洧水既見而伏東出於今孟州濟源縣二源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一丈西

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沱水至温縣是為濟水歷魏公臺西南入于河溢滿也復出河之南溢而為滎滎即滎波之滎見豫州又東出于陶丘北陶丘地名再成曰陶在今廣濟軍西又東至于荷荷即荷澤亦見豫州謂之至者濟陰縣自有荷瓜濟流至其地爾汶北汶也見青州又見北至于東平府壽張縣安明亭合汶水至今青州博興縣入海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脈絡可考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伏地流注顯伏程氏謂溢出者非濟水因水道而溢故禹還以元名命之顧弗深考耳

道淮自桐栢東會泗沂東入于海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陸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栢道之耳桐栢見蕁山泗沂見徐州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道渭自鳥鼠同穴東會入海在今淮浦

水攸同是也。由是而東，涇水北注之，而渭亦東之。公所謂涇渭同是也。又由是而東，涇水北注之，而渭則以大水而東，過其間，所謂涇渭同是也。渭流至此，則至司空縣，入于河，而得其所歸。渭水於是乎治矣。意：此所當于前，雍州參看，但雍州統言衆水之趨渭，以則專言渭水之原流也。渭之原始于雍之西，渭之流溢于雍之東。

道洛口。渭之東有洛水，發源於蒙嶺山，尚微流至豳耳山，而始大。禹自豳豸由是而東，則有伊水，與水，洛水，故也。洛亦會而與之一，焉。水流至是，又搏而東北，至鞏縣，入于河，則得有所歸，而洛水治矣。意：湯若士云，此即當于伊洛瀾間，即參看但豫州統言四水之平治，此則專言洛水之自源，但流者也。

九州。此總結上文，以著禹乎成之極功也。彼洪水未治，但見九州一豎，不歸于平治矣。何以言之？四海之廣，已可莫若，非特充之，降立宅土，雍之三危既宅而已。是地之卑者，得其平矣。九州之山，已可祭之，非特梁之蔡，豈底平雍之荆岐既旅而已。是地之高者，得其平矣。希條北條流于九州者，不知凡幾。今則濬滌泉源，而無壅遏之患，則不特九江孔殷，九河既道之見于充荆而已。南境比境，指于九州者，不知凡幾。今則已有陂障而無奔溢之餘，則不特大野既震，震底定之見于徐揚而已。由是四海之水，若大若小，雖不同，而朝宗于海者，則同。經流支流，雖不一，而會歸于海者，則一。又豈特交之難，沮合同，雍之漕水攸同而已哉。九州之攸同如此，禹之功所以萬世永賴也。

注：雅堂云，首句且說說下五句，詳其實四句，二句是土之卑高，平九。上四句看刊，旅只是告成四海，乃四海地界水非海中水也。如黑水入南海，弱水入西海，河入北海，漢入東海是也。○前各州是折言其詳，則一即是統言其詳，以見九州之土，雖有高下，其水，雖有大小，其施功，雖有難易，而究其成功，使民安居樂業，則九州所同也。
六府。此統言九州之貢賦也。蓋天下之大，害既除，則天下之大利斯興。相助以補其不及，而六者，無不備治，則利源開而財用足，貢賦可因而定矣。彼庶土者，貢之所由出也。禹以庶土有肥瘠，高下之不同也，則合九州而交相質之，其土之宜，其性，孰居也。其所生之物，孰宜而孰良也。于以致謹其財賦之入，因地而貢，其有不責於所無也。因物而貢，其良不濫取於不長也。常有者，為堂，偶得者，為暫，而九州之貢定矣。穀土者，賦之所自出也。禹以穀土亦有肥瘠，高下之殊也，則合九州而品節之，其肥者

名地志

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海。同穴山。云鳥鼠山者，同穴之枝山也。餘並見雍州。道元云，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鳥鼠山同穴導之耳。新安陳氏曰，澧涇漆沮皆入渭，入河東會于澧，即澧水攸同也。東會于涇，即涇屬渭，也。東過漆沮，即漆沮既從也。澧涇大與渭並，故曰會既得澧涇，渭愈大，漆沮皆小，故曰過前分言。道洛自能東於雍，而自源沮流於此也。

北會于澗，澗又東會伊，又東北入于河。熊盧氏之熊耳也。餘並見豫州。洛水出家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耳。○按經言，嶓冢道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於嶓江之源出於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栢導渭自鳥鼠山，導洛自熊耳，皆非出于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山而後言

水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說水不言山者，說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之，山皆九州之外，蓋畧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于河，故下河而不言會。此禹貢立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

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隩隈也。李氏曰：隩內近水為隩。滌障也會同與滌沮會同，同義。四海之隩水，滌之地已可奠居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滌滌泉源而無壅遏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此蓋總結上文言。六府孔修庶九州四海之水無不平治也。

六府孔修庶。庶，大也。六府，水、火、木、金、土、食。六者，無不備治，則利源開而財用足，貢賦可因而定矣。彼庶土者，貢之所由出也。禹以庶土有肥瘠，高下之不同也，則合九州而交相質之，其土之宜，其性，孰居也。其所生之物，孰宜而孰良也。于以致謹其財賦之入，因地而貢，其有不責於所無也。因物而貢，其良不濫取於不長也。常有者，為堂，偶得者，為暫，而九州之貢定矣。穀土者，賦之所自出也。禹以穀土亦有肥瘠，高下之殊也，則合九州而品節之，其肥者

士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二壤成賦中邦。孔大也。水

為上則也其瘠者為下則也其肥瘠之間者為中則也于以制一定之賦於中邦田之所出為最高者則納其賦之高田之所出為最下者則納其賦之下正賦者為常開歲者為錯也而九州之賦定矣夫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聖人經理之制何其周密哉

意 首句斷下四句以貢賦分兩平看孔脩以成功言承上水上平治末底慎因交正末成賦因成則末庶土凡場園園林去生物者皆是壞則專指殺土言之慎成二字有意慎者不取有於无不責於寡也曰成者不隨意而苟交不因時而妄增也不言中邦者見土賦或及于四夷也下四句皆根孔修末變方項云余按六府孔修則民足然後制為貢賦以足國聖人未有不思足民而思足國也

錫土節 此分封之制也夫水上平矣而錫定矣而經理天下不可死人手君其國各子其民焉然立國不可以無宗也則錫之姓以立宗侯之各明其宗各正其氏焉如是則所以分理者有人而措斯世于化成者為有賴矣

意 此因水患既平故樹侯以廣德化不重賞功上銀土如契封於簡之類錫姓如命契子氏之類

格節 禹以今日水上平而賦定諸侯建可謂治定功成矣當此之時復而臣欲者民從又無侯于刑驅而勢迫自不敢違越其所行也然則今日之治豈外于身而得之者乎

意 上見聖人以人治天下推廣德化之仁也此見聖人以已先天下端本清源之義也德就躬行言朕行即德也不取若皆化於德死敢違背也若理言之如此作未然猶根台須點帝舜尚德之心以抵

使方是人臣語氣不可見其自欲若台朕皆指聖君若出八上二節不距內言比察則分田之民錫土錫姓之民自不十遠越我之所行

甸服 蓋敬德以先天下固可以及教化之行而非成五服亦無以行內之地不以封建諸侯惟供田賦之事也其詩何如百里最近王所也其賦則納半禾之本全焉第二百里近王所也其賦則納半禾之半焉其賦之征焉若夫四百里者去王所遠矣但使之去其穰而納穀五百里者去王所益遠矣又使之去其谷而納米外是而力役之征亦日弗及焉近者重之遠者輕之聖人之均節民力如此

意 陳太猷云京師名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之所聚其民易以弃本也粒其德而重為粟以重載物曰輸以人推送曰將輕重精粗逐句對較之則總為重為粗而輕為精下相推較之亦然

侯服 甸服之外為分五百里之地則為侯服謂之侯者以皆侯國之事子之知受地視侯而米以百里大夫少地視伯而米以七十里內臣之祿取諸其美第二百里其地漸遠故達為男邦而國則五十里內附賴以安也外三百里其地益遠故達為諸侯外侮賴以禦也而外臣之爵列諸此矣

意 采邑天子之卿大夫所食邑之地有詔祿意男邦諸侯是國外臣之爵也有分土意要覓我內禦外之意曰男則子在其中曰侯則公與伯在其中三百里者外三箇百里也非如刑又第三百里之謂也

火金木土穀皆大脩治也土者財之自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民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底致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咸皆也則品節之也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致稼穡之類中邦中國也蓋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

錫土姓 錫土姓者於中國而已故曰成賦中邦

錫土姓 錫土姓者言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左傳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錫姓姓之土而命之氏者也

祗德先不距朕行 台我距遠也禹平水已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遠越我之所行也

五百 甸服五百里粟五百里米 甸服畿內之地也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總刈本曰銓半

積 謂之積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之也穀也內百里為最近故存禾本總賦之外向里次之只刈禾平蕪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

五百 侯服五百里米二百里男邦 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米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七之爵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

三百 諸侯 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米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七之爵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

三百 諸侯 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米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七之爵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

三百 諸侯 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米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七之爵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

三百 諸侯 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米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七之爵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

緩服口侯服之外又分五百里之地為緩服謂之緩者取撫安之義也其
又因民俗以裁度其宜使教化漸敷以國象之元氣也外二百里屬屬要
荒治之利用武也為之繼什伍時簡教作士氣以修明其法使王氣不振
以同家之神氣也夫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設聖夏之功也
意 緩安也揆文教化而安之也奮武備保而安之也內非全無武但以
文教為先外非全無文但以武備為重曰揆者揆度其風氣剛柔而
施之也曰齊者齊其風俗而不廢也

要服口侯服之外又分五百里為要服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其制何如
地內夷人而外罪人聖人所以設善惡之治也

意 要服也西中國之禮法施受中國之約束者故得以安置罪人於此
也下亦同夷易也中國禮法易之而已

荒服即要服之外又分五百里之地為荒服謂之荒者取荒遠之義其制
何如內而三百里則為蠻人外而二百里則為流放罪

人之地內蠻人而外罪人聖人所以設善惡之治也
意 蠻夷之地田野不耕人民不多故謂之荒荒者慢也頑慢不率文甚
于夷之字爾云蔡在夷外流在蠻外見得中國之人自外禮法其治
比蠻夷尤甚也故又遠于夷蠻○繫甸服於京師則主尊尊列服
於四方則國勢重內有度緩則服近王圻者法度宜詳治之以及治也
外有要荒則服遠王圻者法度宜畧治之以不治也

東漸即此史臣記禹教化之所及也禹治水成功之後其德化民之
成以言乎東則漸于海馬至仁深入于民心也以言其西則被于流沙馬
其息備于无外也以言乎南則暨及之焉而漸被之餘亦无遠而不
至也夫東西南北四海之地無不盡而漸被暨及之行若是之速焉則豈
號令之頒振率于朝廷之上而遠者无不聞而悅之焉法則之施軌範於
朝廷之上而遠者无不效而從之焉治水至此真可以語成功矣禹將何
以入告哉乃此主為贊敬也至而用玄象治水也于凡水上平貢賦
定諸侯建而疆理平成之績悉陳于帝舜之前若將有以慰其嚴予之慮
動其敬戒之思矣

意 東而近而德教入人深故曰漸波漸者夾洽於心被者覆育于身朝
南遠故曰暨言德教及之而已敬德聞于人者謂之聲効于上者謂之
教四海根東西南來教說根漸被暨及未告成功亦見禹德動帝
舜伏保治意玄圭意輕重水土上貢賦事道常言之一說德化
之所及就舜說勿屬諸禹言當時舜為君禹為臣曰祇承于帝曰告厥
成功經文如此其明末補曼維帝舜祇台德先之化而亦誠非大禹躬
成一人之功于此命蓋有理隨附附從之

得以安內附也此分侯
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緩服三百里

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緩安也謂之緩者漸
遠王畿而取撫安之

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揆度也緩服
內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內外之

間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
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

者如此此分緩服五
百里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

二百里蔡
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
文法畧於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

之義特羈縻之而已緩服外四面又各五百
里也蔡放也左傳云蔡七叔是也流放罪人

於此也此分要服五
百里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

二百里流
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畧之者視
要服為尤畧也以其荒野故謂之

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七放罪
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
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此分
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

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
成功

漸漬被覆暨及也地有遠近故言有淺
深也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曰振率

於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于此而遠
者效焉故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

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錫與師錫
之錫同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為贊而告成功

于舜也水色黑
故圭以玄云

其誓
其地有扈氏國之南郊也在扶
風鄜縣誓與禹征苗之誓同義言

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
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誓師于

節意 節叙啓征有扈之始詞王曰節將誓將士而先呼其人威侮節節意示以討叛伐罪之意左不攻節其坐作進退之節末節微以賞罰之公

大戰 此史臣叙徵征有扈之始詞謂天子之兵有征無戰有扈叛居而大戰逆至勞天子之親征宜御歸歸軍可也此乃怙強恃惡無納款之誠敢與抗衛之將將于天子大戰于其地則不臣之罪大矣此不告罪致討則亂臣賊子何懼乎乃召六卿之卿使各率其屬而共事于征伐之

意 沈太冲云書大戰者乃于既戰后書之形容有扈恃強恃惡敢與天子抗衡深著其不臣之罪乃召見被得命將之叔謂之召者在未戰之先非戰之時而方召之也六卿之王朝六卿不同即下六事之人也但六卿率其統領而言六事則包大小皆在其中矣

六事 卽此呼群臣以誓告也王曰嗟凡爾從事于六軍之中皆曰所謂六事卽此呼群臣以誓告也王曰嗟凡爾從事于六軍之中皆曰所謂六事

意 卽此呼群臣以誓告也王曰嗟凡爾從事于六軍之中皆曰所謂六事

有扈 且我之親征于有扈者亦以其為天討之所不容耳彼五行者造而用之元度以暴殄天物是下而虐民矣三正者朝廷以之而御在木當奉也

有扈 且我之親征于有扈者亦以其為天討之所不容耳彼五行者造而用之元度以暴殄天物是下而虐民矣三正者朝廷以之而御在木當奉也

意 黃蔡陽云武備五行不知奉天之五材以養民威者暴殄而虐用之意傷者玩忽而輕用之意虐用者又多取於民故曰虐下也非三正不奉朝廷之正朔三正者子丑寅也重在寅寅則心矣若非惟不用夏建寅之正而且不用唐虞以前子丑之正而別為紀年也則則有無君之心且皆上也虐下皆上掩表是罪罪于天討有罪故啟恭行

左不節 夫聲罪致討我既恭天之命矣爾衆可不恭我之命乎彼車戰之功足尔不恭上命也居于車之右者則主擊刺使不鋒刃交加以奉殺代之請是汝不恭上命也居于車之中者則主御苟不範我駟驅使執射者之職也汝六事之人可不知所戒哉

其故以其誓名篇書有六賦誓其一也今古文皆有○按有扈夏商姓之國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唐孔氏因謂堯舜受禪落獨繼父以是不服亦臆度之耳左傳周公元年趙孟子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桀周有徐奄則有扈亦三苗徐奄之相類者也

大戰于其乃召六卿 六卿六卿之卿也按周禮卿大夫每卿卿一人六卿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卿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卿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既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其則有扈之怙強恃惡敢與天子抗衡豈持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慎白

王曰嗟六事 大敵蓋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而為天下後世諸侯之戒也

之今誓是汝 重其事故嗟嘆而告之六事皆是非但六卿有事於六軍者其命今惟恭行天之罰

其命今惟恭行天之罰 威暴殄之也侮輕而殛死况於威侮之者乎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夏正建寅急棄者不用正朔也有扈氏暴殄天物輕忽不敢廢棄正朔虐下皆上獲罪於天用勦絕其命今我罰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今按此章則三正迭建其來久矣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正朔也子丑之建唐虞之前當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左軍虞之前當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左軍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意 王乃篋曰首一左字當一斷呼左之人而告之也右字御字亦然古
擊刺中主御馬步卒從之每二十五人為一兩蓋甲士則每兩之長而
步卒則各供其長而為之助者也不攻于左者不勇于射也不攻于右
若不勇于擊刺也御者失其御驅之正法則射者擊刺者皆不便于戰
矣○上節言討叛伐罪之意見已之恭天命以節嚴坐作進退之法敬
人之恭已命意相承三事平看

用命 爾六事之人亦知我賞罰之典乎使爾等能体居奉行天討之心
而不致以自專矣若左右不治其事御馬不盡其職以不用命而當戮者
也我則戮之于右社之前亦示以不敢自專之意然不但戮及爾身將並
公妻子而戮之矣六事之人不可不知所勸懲哉

意 天子親征又載其迂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示賞戮之不敢專也祖
主加主生故情于社主明主殺故戮于社末句見戰危事非
威无以濟之故謂特重焉此是軍前之賞罰若事定論功則及而行飲
至策勳于前云○陳親安曰現祭行天之罰一言与汝不恭命之三言
拱若知恭之一字為此篇之綱領有苞氏之威侮怠弃不恭故也敬之
行天罰以恭為本我恭天之命左右當恭我之命用命而賞其恭命
者也不用命而戮其不恭命者也賞与戮不自專又行之于祖与社
皆致其恭也

軍右也攻治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
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居中以
主馬之馳驅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許伯御
樂伯御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
者左射以敵是車左主射也御叔曰吾聞致
師者右八壘折馘執俘而還車右主擊刺
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詭遇也蓋左
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敗
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而用命賞祖不用
命戮于社予則擊戮汝戮殺也禮曰天子巡

軍行被社稷鼓然則天子親征必載其迂廟
之主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
祖左陽也故賞于祖社右陰也故戮于社擊
予也擊戮與上戮字同義言若不用命不但
戮及汝身將併汝妻子而戮之戰危事也不
重其法則無以整肅其眾而使赴功也或曰

籥

大康三即叙五子作歌之由後六即正五子所作之歌每歌節重
亦大禹之戒上

太康 此下三節推五子作歌之由以即是言太康之失德也謂太康居
咸仁民之德所以回結乎民黎民皆懷携貳之心斯時也速改過以消民
怨祿之可也乃不知悔安于遊畋而无所制以言其遠則畋于有洛之
表不復知有此冀方之天位矣以言其久則十旬而弗反不復計一日二
日之方允矣夫以民之咸貳而仍盤遊无度若此則民愈不堪命矣夫公
次失國非自弃其國而何

意 張洪阳云尸位虛下句即尸位之矣逸豫則怠勝敬所以戒仁民之
德成二者厥心違怨口阻呪上著其失德下著其失德之甚畋于
一旬正盤遊之實豫而口阻則其下遊而口盤則安而不知止逸字
盤字最重乃字言其不知悔過乃安于遊畋而死尸制也

戮辱也擊戮猶秋官司厲擊男子以為罪誅
之擊古人以辱為戮謂戮辱以為擊耳古者
罰弗及嗣擊戮之刑非三代之所宜有也按
此說固為有理然以上句考之不應一戮而
二義蓋罰弗及嗣者常刑也予則擊戮者非
常刑也常刑則愛厥威非常刑則威克厥愛
愛盤庚迂都尚有劓殄滅之無遺
育之語則格之誓之豈為過哉

五子之歌

五子太康之弟也歌與帝
舜作歌之歌同義今文無

古文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

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尸謂居其位而不為其事如古人所謂尸祿
尸官者也豫樂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

有窮 夫奸雄滅洋何代无之但君德无虧民心不失則金包藏心死
自而後今太康失德民不堪命而有窮后羿素怀不軌之心乃乘
其可殺之際因民困于盤遊之不舉命遂距太康於河北之地伏不得返
而逃靡之焉此金后羿之下臣而討亂之階實太康之自致也
意 頭注云因者重責太康之詞見羿虽不臣然非羿之主距太康實
太康之自致其距明伐亂之本在豈而不在彼也

厥弟 太康既為羿距于河矣其母子兄弟之間或之兵休戚者也故其
弟五人哀痛太康之亡國奉侍其母以從待太康于河洛之河以
俟其回斯時也五子俟之而未至知社稷危亡不可救母子兄弟不可保
憂愁鬱抑情不自已乃述太康之意作為五章之歌蓋叙其亡國喪家之
由哀痛迫切之意也

意 申理泉云述大禹句甚重乃五歌之綱領從字從意謂其後
以追之也後于洛之河指追之不及遂于豳而俟其返然制于后羿
無可返之勞而犹有冀望之私焉怨乃怨太康之滅德失民而亡皇祖
之天下也通上三句望其反也下二句痛其下也

其一 曰皇祖大禹有訓謂君之于民情則親而
分則疎人君當以其情而親之不可以其分之相懸而疎之其所
以可親而不可疎者以民為邦之本又民心固結而不解然後邦國安寧
庶可垂之永久矣不然本既先搖而國其有不危哉以此民信可近不可下
也皇祖之訓如以太康乃下其民故不亡得乎

意 周運隆云訓即重民之訓可字在豈字着可近不可下相形串說且
謂論民惟二句正推可近不可下之故亦一氣說註中且字勿泥
此蓋得之可愛非君可畏非民之心法也

予視 皇祖之訓如此則為君者宜為天下之所尊親者也予視今之天
下雖愚夫愚婦一主勝于然所以去勝之者以予一人之為君既
逸豫戒德又盤遊无度所失者公矣君失其道則民心離叛求為匹夫不
可得也然民心之怨豈待彰著勝予之日而後知哉當於事未形之時
而早為近民之計今黎民咸二怨已形矣予以多失之君臨勝予之民靈
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有不驚而奔絕者乎此所謂本不固而邦不寧者也

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夏之先王非不遊豫蓋有其節皆所為為民
非若太康以逸豫而滅其德也民咸一心而
太康猶不知悔乃安於游畋之無度言其遠
則至于洛水之南言其久則十旬
而弗反是則太康自棄其國矣 **有窮后羿**
因民弗忍距于河 窮國羿窮國君之名也
說文羿帝嚳射故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
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也羿因民不
堪命距太康于河北

厥弟五人御其母從
御侍也怨如孟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親也小
弁之詩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怨親之
過大而不怨是愈疎五子知宗廟社稷危亡
亡之不可救母子兄弟之不可保可保憂愁

俟于洛之河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御侍也怨如孟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親也小
弁之詩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怨親之
過大而不怨是愈疎五子知宗廟社稷危亡
亡之不可救母子兄弟之不可保可保憂愁

轉悒慷慨感所情自不已發為詩歌惟其亡
國敗家之由皆原於皇棄皇祖之訓雖其五
章之間非盡述皇祖之戒然其先後終始互
相發明使臣以其作歌之意序於五章之首
後世序詩者每篇皆有序序以
言其作詩之義其原蓋出諸此 **其二曰皇祖**
有訓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此
之訓也皇大也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
之分如霄壤之不侔以情而言則相須以安
猶身體之相資以生也故撻疎則離情親則
合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疎故謂之下言其
可親而不可疎也且民者國之本本固而
後國安本既不固則雖強如秦富如隋終亦
滅亡而止矣其一其二或長幼
之序或作敵之序不可知也 **予視天下愚**

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恐豈在明覓
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恐豈在明覓

皇祖之訓明微如以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守其訓乃至失民心而至其盡耶
意五子以已意申結其又已不足恃民之可畏口混見一能一字作皆
字一人句推勝子之由怨豈二句言今日民心之怨難返其勢有可
畏意通口六馬載是盡言邦本之樞末二句是各其初不近民而下之
也作已然者

其二節 其亦禹之訓也其二曰皇祖之訓有之逸樂之爭天理人情不主
其美乎酒而穿口之故高峻其宇而居又寬廣其飾其牆而現又侈麗其
皆終清威理之私致亡之道也故不必六者兼備而后爲亂階也有一于
以未有方一而不忘其國者矣祖訓昭明如以今太康盤游无度不思祖
訓而犯禽荒之戒以其所以見距也敢不亡得乎
意色音音音音字人情又然有者豈去絕之但荒其嗜峻則縱其故
爲理之所禁者重在以數字上須看一字或字曰一若見不又多白
或者未有、方一而不亡者也○荒廢也謂弱於色與禽而廢事也

其三節 其亦禹之訓也其三曰皇祖之訓有之逸樂之爭天理人情不主
其美乎酒而穿口之故高峻其宇而居又寬廣其飾其牆而現又侈麗其
皆終清威理之私致亡之道也故不必六者兼備而后爲亂階也有一于
以未有方一而不忘其國者矣祖訓昭明如以今太康盤游无度不思祖
訓而犯禽荒之戒以其所以見距也敢不亡得乎
意色音音音音字人情又然有者豈去絕之但荒其嗜峻則縱其故
爲理之所禁者重在以數字上須看一字或字曰一若見不又多白
或者未有、方一而不亡者也○荒廢也謂弱於色與禽而廢事也

其四節 其亦禹之訓也其四章曰惟我皇祖大禹以明之德居臨
經常而不易者謂之典有中而可準者謂之則又皆以貽之子孫使之
世守勿失焉是法度之大者無不立矣不特此也至于彼此通同死折閱
之石人心兩平无爭之鈞亦不以法度之小治天下之末而棄之又藏
之工府俟天下后世之極衡其輕重者皆確有成法也夫先王創制立法
其詳如此力子孫后世意亦深且遠矣奈何傳至太康逸豫盤游荒廢厥
緒及其宗而絕其祀寧不孤我皇祖慮后之意而重貽之蓋耶
意明：句德之盛方和句業之廣二句串說傳謂禹以明之德居臨
天下是也不可謂禹有盛德故得大業以句輕重下立法貽謀上典
則之說治天下之典章法度言如教化政治等事皆是傳中六典八則
不可用現字可見重典則句則石只帶言乃是典則中抽出一最顯
者者說其與典則內已包得則石二句意了以大小分着者非是四

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

上者奈何不敬 自稱也君失人心則爲獨夫

獨婦則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二失者言所
失衆也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
於幾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朽索易朽索易
絕六馬易驚朽索固非可以馭馬也以喻其
危懼可畏之甚爲人上者奈何如不敬乎前
既引汝之訓言此則已之不足足恃民之可
畏者申結 其三曰訓有之內你色荒外你禽
其義也

荒其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此亦禹之訓也色荒惑壁寵也禽荒耽遊畋
也荒者迷亂之謂其嗜皆無厭也峻高大也
字棟宇也雕繪飾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
致滅亡也禹之明昭訓如此而太康獨不念

其三曰惟彼陶有此
乎此章首尾意義已
明故不復申結之也

此其勢矣矣廢道亂其紀綱底滅亡
堯初
爲唐

侯後爲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堯授舜舜授禹
皆和冀州言冀方者舉中以包外也大者爲
綱小者爲紀底致也堯舜禹相授一道以有
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亂其紀綱以致滅
亡也○又按左氏所引惟彼陶唐之下有帥
彼天常一語厥道作其行乃底滅亡作乃滅
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
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陲廢續虞宗
絕已明明而又明也我祖禹也典猶周之
章法度也貽遺傳通和平也百二十斤爲石
三十斤爲鈞鈞與石五權之最重者也關通

句須要抑揚得處后之遠意開取通意无所折而失于輕无所闕而過于重和取乎意強者不得以售其重弱者不至于苦其輕開通和平互文耳猶字蓋與則鈞石說與則鈞石皆禹授之於舜者然自有夏言不謂不謂之創造也○禹處后之遠至于鈞石而皆有太康荒墜之甚至于紀綱之亂

其五節

以叙其憂懼之至而言追悔之誰也其五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何性不可壅而今見距河北天下非我有矣嗚呼將曷歸乎予心之懷蓋不勝其悲矣人居以民為子民者居所依也而今萬姓仇予民非我之屬矣我其將誰依乎哀思之至鬱陶乎予心愧耻之甚願厚有愧恥所以然者蓋由歸遊无度下真其德一至以耳今垂有愧心之萌而伐已至尚可得而追耶

意以天地無人平看鬱陶二句承上兩边來弗慎厥德指逸豫驕淫等說總是帝咎之詞鬱陶言其憂思鬱結而不詳也頃有愧耻言其顏已厚矣而犹有怙悝之狀不能忘其愧耻之形也通口嗚呼曷歸一可對万姓仇予二句予懷之悲一句對鬱陶二句弗慎二句是自嘆其悔之晚也

篇意

首節叙征義和之始詞告于公三節審先王訓令之詞而著義和在十党程而不在十忽天戒乱侯之征義和畢未王及羿而安主剪罪之羽翼也

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閱之意和平以見人情兩平無爭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典則法度所以貽後世者如此至於鈞石之設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其為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何太康荒墜其績喪其宗而絕其嗣乎○又按法度之制始於權匕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且生準是權衡者又法度之所自出也故以鈞石言之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

有怙悝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嗚呼曷歸嘆息無地之可歸也予將曷依傍也夷反○曷何也

色也怙悝愧之發於心也可追言不可追也

亂征

亂國名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此以征名實即誓也仲康下有夏中眾之運羿執國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而仲康能命胤侯以掌六師胤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是雖未能行羿不道之誅明義和党惡之罪然當禽中絕之際而能舉師伐罪猶為禮樂征伐之自天子出也天子所以錄其善者以是與今文無古文有○或曰蘇氏以為義和貳於羿忠於夏者故羿假仲康之命命胤侯征之今按首篇言仲康筆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又曰胤侯承王命徂征詳其文意蓋史臣善仲康能命將遣師胤侯能承命致討未見貶仲康不能制命而罪胤侯之為專征也若果為篡羿

惟仲即此史臣叙事之始詞也夫羿既據太康矣而復立仲康實明力為
柄遂去克伐田業以操命計之權一也漢為大司馬而掌六師于以收羿
之兵權付有義和者羿之黨也一也漢其計曆之既且沉湎于酒以蒸于
厥色胤侯遂承王之命往正其罪于以剪羿之羽翼一也則仲康當受命
而主奪奸臣之權胤侯承王命而去去奸臣之黨則胤侯未去誅羿而亦有
以制羿矣

意 羿殺所云首二句發末句之事肇字命字重見得討罪之權承字見
得教憤之家重仲康主君意仲康始即位即命羿字語直玩王字太
云惟仲康即收羿之兵故去征又和不去天師之極尚在羿掌權中
動有牽制矣然則收羿之功力大矣肇位即收之功充錄哉

告 告即下胤侯將之義和誓師之詞也胤侯后告于衆曰嗟予有衆昔
明有徵驗以之修自則德可又以之行政則業可大足以定安邦國而為
制之良猷也其謀訓之詞有曰古之先王修德行政固已克享天心而
或上天重災之示以示譴戒則克謹之而恐懼修省益修其德益修其
政是居殷於唐道矣有君如此若無得于臣之輔者而其在人臣則
不敢諉之為吾君責也公卿大夫曰相與勵志乎朝端惟知守當憲以弭
天災而已在百官亦不敢諉之為吾相責也內外百執事各思以恪恭其
職其惟勉為修輔以消災異而已夫克謹于上君以天之心為心也交修
于下臣以君之心為心也此先之所以內充失德外充失政不特國災知
慎切見夫國社之原亦且轉災為祥主深識夫回天之几記不謂明之
后子胤侯之福明如此信足為定保之徵矣今日錄之安正嗣王致謹之時

而 而謂知也常憲之謂何修輔之謂何而明天子何所賴以克謹也
亂伐其可已乎

意 定保獻上是贊謀之語于治下四句正謀訓所在俱以德政夫講
謀訓謂其謀諸心而垂諸言明定保申說定保正長明微聖指
言先王之指書實以前言臣人之指情大臣百官之指象臣克有常憲者
奉法修德輔君修德行政也克有二字正是及既最重修輔者
已修德行政也既后明承臣二句承先王克謹意輕此政自大臣始
故言克有常憲其大亦修輔百官亦有常憲者此要重在責臣輔
君上方憲和失臣賊意一說明即前篇明我祖禹也此訓首言
克謹天戒蓋為憲和昏迷天象而發也以此為禹之謀訓宜不專
以謹天戒為言且禹以前無稱王者不得稱先王矣即見如此命字
說不得不必從姑錄之以原高明者

每 每歲孟春之時有除日更新之象人因之而遷善改過也乃命
禹人振木鐸徇于道路其宣令之詞曰朝无忠諫之臣則君无聞過之益
爾百僚之中或係于罪或司于道皆皆名委質而供上事者也當相
與教誨規其君以成其德政爾百工之中或司乎器用或司乎服御皆計
功食餼而修上用者也當執藝事以諫君无作淫巧為君德政之累可也
苟官司百官不能規諫則不恭之罪臣有常刑在所不赦矣此先王之令
也而可違乎哉

意 張洪陽云上言天戒當謹此言臣職當恭均聖人之謨訓以訓令
分說者誤子春乃歲事一新之物人主正欲遷善改過以而維新之
治官師以是一人有職便有道術言百官以道相師法而齊教誨以告
君也規者規其德政之當修也諫者諫其有害于德政也規諫俱以德
政實百字同云執藝事以諫如柳宗元把筆以筆諫莊周以輪諫者

之書則胤侯賤子所為孔
子亦取之為後世法乎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承王命徂征 仲康大康
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 仲康大康

胤國之侯命掌六師命為大司馬也仲康始
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義和
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位之
時已能收其兵權故義和之征猶能自天子
出也林氏曰羿廢大康而立仲康然其篡也
乃在相之世仲康不為羿所篡至其子相然
後見篡是則仲康猶有以制之也羿之立仲
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
而仲康即位之始即能命胤侯掌六師以收
其兵權如漢文帝入自伐即即皇帝位夜拜
宋昌為衛將軍鎮南北軍之類義和之叛罪
雖曰沉亂于酒然黨惡於羿同惡相濟故胤

侯承王命徂征之以益勸羿羽翼故絡作復之
世羿不得以逞使仲康盡失其權則羿之篡
豈待相而後敢耶義和氏夏合為一官
曰胤侯者謂漢人為王朝公卿如禹稷伯夷
謂之也

告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徵定
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

厥后惟明明 徵首澄○徵驗保安也聖人訓
謨明自徵驗可以定安邦國也

下文即謨訓之語天戒日蝕之類謹者恐懼
修省以消災異也常憲者奉法修取以供乃
事也君能謹天戒於上臣能有常憲於下百
官之衆各修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
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為明明后也又按日食
者君弱臣強之象后羿專政之戒也義和掌
日月之官黨羿而
不言是可赦乎 禹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

是也此說有理宜必以木鐸者蓋方欲有言以一手緩志不淨不假此以助平表斤尋官師以下正官令之詞也須得儆惕臣工意不恭措不肆諫而言此即見得平時坐視君之得失而不言掩且有罰况天戒又焉得夫之大者乎上自官師下至百工且先敬其諫一不諫即為不恭而罪常刑况之不惟不言其又廢其職乎○一說官師百工不可言職之大小以百工无職故也細玩此說還不是百工乃百官執技以事上自是朝廷所設之百工素食祿于朝者

惟時口夫先王之訓令其戒如此汝義和宜謹守之可也崔乃顛覆厥德敗而合其所居之位始不上天之紀而遠矣先世所司之事其如何如乃季秋月朔之日日月今次不相和輯而離于房宿夫口為月所餽乃臣侵君之象正天戒所當謹者斯時也不特若之克謹于上臣之守法于下而已且賢者元目亦進諫者以扶明畜天之小臣則馬行之馳以供幣帛之物庶人之在官者則步行之走以供百役之用其急于救日如此義和為曆象之官正專掌其事反尸居其位若无闻則其昏迷天象以于先王之誅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執政典有亡事于時之未至而為之者豈輕率妄動違制失時當誅而不救也時之已至而不及為之者豈從違制失時當誅而不救也今日餽之變而義和罔聞知乃失時之大者不止后時之誅而已且政典所載者乎

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道慈秋及鐸達各友○道人宣令之衆也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師治官之屬拘以水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亦此意也官以取言師以道言規正也相規云者督教誨也工百工也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理無往而不在于故言無微而可略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官師百工不能規諫是謂不恭不恭之罪猶有常刑而况於畔官離次傲優天紀遐棄厥司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傲優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鼓琴鼓鼗鼓應鼓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咸迷于表象乎

提明房也但日月今次即為辰辰定方者也日之經行有口之度月之經行有月之度即為房而定方者也集字註詳和朝言日月會集於星宿上宜乎和睦而不相悖今乃不和于一房之中以致舛其光也此若弱臣強之象后羿專政之戒也其變異極矣天紀以人之紀天者言天象以天之示人者此言日記官之所居曰次官之所掌曰司先時后時且必殺元赦况昏迷于天象乎蔡傳以罔聞知后時非也政典二句以引言以見義和之所犯乃失時之大者不止后時之誅已也

提明房也但日月今次即為辰辰定方者也日之經行有口之度月之經行有月之度即為房而定方者也集字註詳和朝言日月會集於星宿上宜乎和睦而不相悖今乃不和于一房之中以致舛其光也此若弱臣強之象后羿專政之戒也其變異極矣天紀以人之紀天者言天象以天之示人者此言日記官之所居曰次官之所掌曰司先時后時且必殺元赦况昏迷于天象乎蔡傳以罔聞知后時非也政典二句以引言以見義和之所犯乃失時之大者不止后時之誅已也

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次位也官以取言次以位言畔官則位傲始優亂也天紀則洪範所謂蔽日月星辰辰曆數是也蓋自堯舜禹湯和曆象日月星辰之後為義和者世守其職未嘗紊亂至是始亂其天紀焉遐遠也遠棄其所司之事也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也集漢書作輯集輯通用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餽於房宿也按唐制日餽在仲康即位之五年樂官以其無日而審於音也奏進也古者日餽則伐鼓用幣以救之春秋傳曰惟正陽之月則然餽則否今季秋而行此禮夏禮與周異也雷夫小臣也漢有上林雷夫庶人庶人之在官者周禮氏救日之弓矢雷夫庶人蓋救日之百後者曰馳曰走者以見日餽之變天子恐具于上雷夫庶人奔走于下

今予口義和之罪如此天討所必加也今予以爾有衆奉天討爾衆士
也便不同力以敬承之其何以立定厥功乎爾衆士當一德一心以同力
王室庶几爾輔乎我敬承天子之威命使爾王靈得以誅此無赦之罪
可也蓋奉承君命即所以奉天討斯非汝衆士之所當及心者乎夫爾
侯之誅義和者其辟直其明誠得諸侯敬慎之義矣
宗社之危所係非輕率而殺人以逞也尚爾以爾士之奉已說欽承自
已之奉君說作文天罰下酒一直講

夫奉天罰罪退縮固不可避殺亦不可波人之有善有惡德也爾
也猛火一披崑岡則不办玉石之美惡而焚之矣苟有天子之當而石之當
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焚之其害不有甚于猛火者乎今日之征義和亦
天吏也豈可以如此耶故我今日之行師惟于援乎天紀于乎成典之渠
則則恭行天討以懲滅之而已其或有脅之使從同滔于酒此則爾其
迫於不得已而治之又有旧染于詳飲之俗此亦爾其心陷於不知成典

以助救日如此其急義和為晉泉之官尸居
其位若無聞知則其昏迷天象以于先王之
誅豈持不恭之形而已哉政典先王政治之
典藉也先時後時皆違制失時當誅而不赦
者也今日蝕之變如此而義和聞
聞知是固于先王後時之誅矣 今予以爾

有衆奉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高爾欽
承天子威命 爾其同力王室庶幾輔我以敬
承天子之威命也蓋天子討而而罰諸侯罰
而不討仲康之命亂侯得天子討命之權胤
侯之征義和得諸侯敵愾之義其辟直其義
明非若五伯委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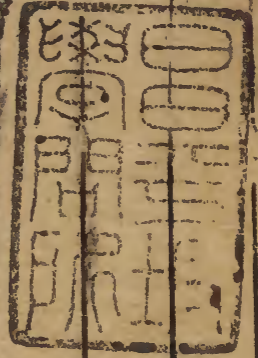
也 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德烈于猛火
殲厥渠魁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將

以固今日奉天討罪之本意爾衆其知所以休之乎
意 輕者四句總是泛論下四句則言今日欲如以玉石善惡勿平要重
恐焚王誅善一边蠶厥句援起渠魁指義和脇從者亦雖惡而心則善
乃迫于不得已的是一樣人則宥之罔治旧染乃今雖惡而昔則善惟
下不知的又一樣人則感赦而此之維新蠶渠魁見誅惡之義赦脇從
旧染見宥善之仁重宥善一边

威節 以軍法勵眾士也乃嘆息而言曰而固當以寬而軍旅上威
則不容以不嚴也故行師之際有犯即誅違命即殺而一毛之恩
不少假焉是威何以勝其愛矣將見犯法而人心知懼奮武以爭先戰
又勝而攻必取信其爭之有濟也若當誅不誅當戮不戮而一毛之法不
得伸焉是愛有以勝其威矣將見犯法而人心咸玩遂巡以避敵戡又
敗而攻又走信其功之無成也以可見明乃成功之本而姑息實致敗
之機則今日當威而不當愛也明矣爾衆士其勉力戒懼以用我之命同
心一力能殲天子之威命誅惡宥善不犯天吏之遺德勿以威為可仰勿
以愛為可恃務期其爭之又有濟也
意 首二句泛論用兵之尚以見不用命者不許不誅之意就亂戾自家
說末句乃說眾士說正他其用命也若上節由染出至允濟上示以

蕪交(崑出王山名岡山脊也漫過渠大也
言火於崑岡不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有為
天吏而有過違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焚之
其害有甚於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
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汙習
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其誅惡宥善是猶王者
之師也今按胤征始稱義和之罪止呂其畔
官雖次必優天紀至是有脅從舊染之語則
知義和之罪當不止於廢時亂日是必聚不
逞之人崇飲私邑以為亂黨助罪為惡者也
爾后徂征隱其叛逆而不言者蓋正名其罪
則必鋤根除源而仲康之勢有未足以制后
羿者故止責其曠職之罪 嗚呼威克厥愛
而實誅其不臣之心也 嗚呼威克厥愛
濟愛克厥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嚴明
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記者軍旅上威蓋軍法
不可以不嚴七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

尚善之仁見王師不戮無罪之人下示以馭衆之義見王師不故慢
之士職厥至同功上言致討不容溢下言軍法不容寬



勝則信其功之無成誓師之末而復嗟嘆以
是深警之欲其勉力戒惧而用命也

書經集註卷之三終

